

英宗大王實錄

卷之五十四

自辛酉七月初一日
至辛酉十二月二十九日

0230158
no. 40



230158

昭和7.10.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英宗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
開泰基永堯明舜哲乾健坤寧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四

七月朔癸亥 上引見大臣備堂 命甲午以後冒禁私建書院者其時道臣

罷職守令拿處○公洪監司宋翼輔以翼輝事引義不肯赴領議政金在魯請

遞其職 上許之在魯又言咸鏡監司閔亨洙畫出北關地圖有仰達者云矣

上召問之亨洙持地圖指陳某處邊將之可罷某處鎮堡之可置 上親閱地

圖曰厚州棄之可惜誠如北伯言矣此亦可以設置邊將乎亨洙曰可置一二

鎮矣 上以問諸大臣皆曰年事判歎賑政為急宜俟後議定也 上然之亨

洙又請劃給惠廳米一萬斛以補北關賑資 上令廟堂稟處○命京畿御史

林象元入侍問守令賢否其別單下備局稟處象元請故忠臣釜山僉使鄭撥

子孫方在麻田郡其妾之隨而殉節者未及旌表宜褒以棹楔之典如宋象賢

之例 許之○罷臺官金先國職光國以臺諫承牌詰闕道遇 宗廟香祝不

下馬獻官論啓其罪 命罷職○甲子以徐命珩為大司諫權祐為持平南泰

齊為應教洪象漢為副校理徐宗伋為同義禁金尚翼為公洪監司具聖益為

北兵使○太學儒生以 上筵教不自安至捲堂大司成啓其事 命開諭勸

辛酉

英宗大王實錄卷之五十四

入諸生不肯入○乙丑大司成啓請知館事同會勸入從之泮儒書進所懷
其略曰甲午以後所建書院影堂並令撤毀使先賢妥靈之所鞠為茂草臣等
相率封章冀收前旨此際忽有賢關摘奸之命又繼而有師席重推及齋色停
舉之教且以不即捲堂誨責甚摯夫摘奸之舉或因到記或因圓點而今者之
命非因此兩件事非時摘奸無故摧抑始若誨責終焉執咎至於䟽批中寒心
二字猶是斟酌為教顧今世道雖下士氣雖亡殿下處君師之位培植優容
猶患士氣之不能振作况叱辱之慢罵之雷威所加自爾消沮臣等雖不足恤
獨不有歉於聖朝培養元氣之方耶答曰其在道理極涉過矣期於勸入
及泮儒還入大司成尹汲又上䟽略曰殿下深惟元氣之所在凡於待士之
道益懋誠禮毋輕摧折處事有失則降黃封而罰之如仁廟故事食堂或捲
則遣宗伯而慰之如肅廟舊例雖今日已頽之士氣亦必感發而興起矣
批曰其勉是矣當留意○丙寅正言洪益三上䟽略曰翼輝之設計勸誘援引
大臣固已萬萬痛駭而殿下所以親鞫嚴問者不專在於援引一事而已則
其在大僚之處義惟當恭俟處分而初既請拿旋復䟽救終又汲汲請對於未
承批之前臣竊為大僚惜之也批曰相臣事規勉之意是矣○持平權祐上

疏略曰犯上遲晚之誼誼徑先酌處尚此假息於覆載之間從今以後犯上之徒將何所懲畏也直德當鞫事方張之日肆然陳疏無一分嚴畏之意乃敢曰此言根柢實自臣口此非比於翼輝葦屋下私相謀議者也嚴查窮覈斷不可已又言甲午以後儒生輩剏建祠院冒犯朝禁者不無混雜之弊毀撤之令聖意有在而大儒賢大名節屢年俎豆之所一朝撤去無所顧惜恐非治世之美事不可無區別之道 批曰所陳極是而處分亦已深量矣○召見惠廳及各軍門郎廳問各司弊癘○行召對○丁卯月犯火星○行召對○戊辰以尹志泰為正言徐命臣為副校理申處洙為弼善鄭俊一為副修撰○己巳右議政趙顯命以洪益三疏上劄引咎略曰臣之陳劄求對意固有在而事例則異常形跡則矛盾非議之來即其宜也臣不敢尤人而雖欲抗顏得乎 批曰伊時事卿雖苦心執法之臣規勉烏可無乎○是日 上詣 太廟行秋展謁先是宗廟都提調金在魯奏曰 中宗室神榻狹窄 四位積臺積蓋無以奉安廟司以為 神榻東西稍增其廣則似合事宜云而但 神榻既廣則逼近於柱難容人出入若稍減南北之長則可以周旋矣前頭奉審時宜親審決之也 上可之至是在魯與 太廟郎官入侍 上命廟司以紙作周尺量 神榻四

面 教曰 第六室神榻長加一橫臺廣減二寸秋奉審時一體修改而長廣
增減載于本署謄錄是日 上回鑾至惠政橋駐輦教曰里名勝毋曾子不入
自古里名橋名意有在也今於道傍聞惠政石橋不覺寓感此橋近於舊關深
仁惠澤浹於民心所以名橋也頃遵故事臨此橋而行決囚之政外方則施減
稅之惠而京民之倒懸市民之受困貢價之不均此小民之巨弊也貢市入弊
瘼該房招問以奏○上之謁 太廟也有司前期設幕次有盜竊去御筵帷帳
地衣 命捕廳詞捕後果捕得刑流絕島為奴本寺官以不能檢察拿處○癸
酉 上臨試漢學文臣殿講賜居首人學正盧泰觀副正字權抗等賞典仍
教曰國家難保無虞或值有事之時象譯無人則文官為通事壬辰亂時故相
臣李廷龜亦以曉解譯語見稱於天使今後勿論門地以熟解漢學者差漢學
教授○禮曹叅判尹容言故相臣吳命恒為取馬種買牝牡犍馬數百匹放牧
於宣川身彌島傍近小島而島中小水草馬不蕃息每秋冬之交令民運入穀
草而運入之際風高水悍輒多沒溺大為民弊宜於身彌島牧場別作一區而
移牧之 上可之○命旌中和士人林弼景妻李氏之門李氏與其夫弼景越
浦耘田及暮還至浦邊潮水急至弼景誤入溺死李氏叫號遂懷石赴水而死

死後三日始尋其屍兩屍在一處同時並拯其後浦邊鬼哭往往有活夫之聲
府使尹光毅自為文以祭之其聲乃止尹容奉使西路聞而奏之 上遂命旌
褒○領議政金在魯言 宗廟各室祝文皆書尊號及謚號而獨 昭惠王后
尊號仁粹 安順王后尊號仁惠 貞顯王后尊號慈順和惠既載於誌狀冊
寶而 當于乙卯追載 御牒則祝文中尚今闕而不書似由於未及稟定之
致 上曰豈可不書乎 命禮判及承旨往香室詳準祝式釐正之○承旨金
尚星言樂院樓上有古石磬刻以癸丑造者或云得之社稷舊基或云得之備
邊司舊基考其年則乃 世宗十五年也未知 皇朝賜樂在於何年而癸丑
始正雅樂則此磬乃其時所造也用於 皇壇樂器宜矣 上曰幾枚乎對曰
幾十餘而可用者四枚云 上曰令樂工洗而用之也○乙亥行崇祭于四門
○湖南大水漂流七百七十八戶大風折木拔屋關西大疫死者凡三千七百
餘人○以申思建為承旨鄭益河為大司諫韓翼譽為修撰徐命臣為檢詳○
兵曹判書鄭錫五罷以尹陽來代之○丙子特遞司諫鄭熙普職熙普上疏略
曰近來義理晦塞變恠迭出犯分背義之徒前後相繼至於今番鞫獄而極矣
方其親訊之時為今日臣子者固當沫血致討之不暇而伊日入侍諸臣或有

營救甚至於垂涕泣而力救人心之陷溺胡至此極誼翼輝之罪論其本末
不無次第之可論者而 殿下於營救翼輝之承宣則始竄終削至於曲護誼
誼之承宣則一味包容臣恐 大聖人處分亦不免斑駁於其間也噫蕩平之
治何等美事此 聖上所以十許年苦心做得者而惟彼承宣遭遇非常仰體
大振作之 聖意自許大蕩平之主人榮贈之請遠及於山南既骨之臣薦劾
之奏亦先於局外交踈之人外面觀之其言似出於一箇公字而究其實則不
過自己藉手媒進之計所謂大蕩平者不但欺一邊之人乃所以欺一世之人
不但欺一世之人乃所以欺九重之聽也若銓錄吏議之謗便是薄物細故也
臣不欲索言而送別謫客則乘夜潛訪謂避掖隸之來覘伸救鞫囚則欲市私
恩講張春坊之酬酢雖以自中相愛者莫不為之駭歎况舉世之公議乎疏入
五日 不賜批是日 上召問承旨閔通洙等曰熙普疏中所謂山南者何謂
也通洙對曰元景夏請贈李東標職而東標在嶺南故謂山南也 上曰薦劾
者何也通洙曰景夏嘗薦洪景輔故也 上曰送別謫客春坊酬酢何謂也通
洙曰李奎采之謫大靜也景夏乘夜往別至於春坊酬酢則景夏言嘗過春坊
李誼誼以文學在直以為李巨源作虎龍偽勲教書當枳清望云故景夏以誼

誼為無黨當誼之被鞫也景夏以此言陳奏伸救矣上曰銓錄吏議何謂也通洙曰景夏常以不得為吏曹弘文錄及吏曹參議為恨故有此言也上曰此鄙夫之事元景夏豈為是乎通洙曰今領議政金在魯實主蕩平之論然人無訾議者若景夏則以蕩平多浮謗也上曰景夏未第而洪景輔已擢用何藉乎景夏君子可欺以方其可以無理之言欺予乎通洙曰熙普疏論非欺上也然其蔽頭為說非矣上始下熙普疏批責以黨習浮囂而遞其職仍命內移元景夏職時景夏以泣救誼為其儕流所擯棄不自安力求外為清風府使纔數日上以熙普疏故特命銓曹內移○教曰以誼誼翼輝酌處事耳目之官執法以陳可也若更提本事當施大不敬之律○命京畿監司修治故相臣李浣之墓承旨閔通洙言李浣墓在驪州子孫零替不能守護墓砌崩頽追思孝廟際遇之盛宜施顧恤之典也遂有是命○掌令宋時涵上疏略曰匡誼犯上之言通天之罪孰敢萌庇護之意而親鞫方張之時右叅贊李德壽肆然投疏直請反汗指意叵測顯有譏切聖躬愚弄侮慢之意臣欲逐句指陳以明其悖誣而氣聳膽裂不忍泚筆德壽外粧樸野內濟陰譎執文衡之權引進不逞之徒主圈則匡德之妖惡而傳以衣鉢掌試則顯弼之不道而

選以鬼科甚至誼之窮凶亦復營救宜施竄配之律具聖益之東邑治績臣
未知果何如而既入繡啓罪罷未幾旋除北閩有若擢用者然不但有乖朝體
日後科罪之類將無以懲其習北兵使具聖益宜即改差也 批曰以往事若
是陳請其涉過矣具聖益事 依施○戶曹參議朴聖輅上疏略曰童蒙先習
有自芸閣刊行之命此即臣五代祖故獻納臣世茂所著也臣祖嘗與先正臣
趙光祖金淨為道義之交而此冊只欲令一家子弟課學於家塾矣故相臣盧
守慎以臣先祖門人建白於筵中用之書筵遂為家國通行之書書有兩本而
舊本即臣曾從祖故承旨臣知誠臣曾祖故徵士廣興守臣知讓等手自校正
者也又有先正臣宋時烈卷後跋文所以發明是書之旨意者甚切實今若以
此跋文並為附刊則恐合事宜矣乞令該館稟旨舉行使莫重書筵所用冊子
無有訛誤欠缺之患也 批曰所陳依施○丁丑館學儒生黃尚寬等上疏請
勿毀祠院 批曰初批既諭矣○行晝講始講心經○以權賢為司諫李宗迪
尹得敬為副校理○戊寅行晝講講訖大司諫鄭益河申前啓 不允至李匡
德鞫問之啓益河曰此鄭基安所發之啓也基安以疎逖之臣能發是啓有足
嘉者而啓辭猶未之盡臣當仰達臣待罪嶺南時 殿下教曰君誣莫雪臣為

之終日流涕今羣臣衣殿下衣食殿下食而無一人為殿下雪誣者豈
不痛哉今李匡德尚不鞫問則殿下之誣安得雪而大臣之累安得釋乎
上曰予以宋翼輝為罪魁而匡誼為次之諫長之專論匡德者豈翼輝輕於匡
誼匡誼輕於匡德耶益河曰匡德位躋太學士又為輦流所推重則其疏雖未
上徹固已傳於國中矣大臣言于宰臣宰臣言于臺臣臺臣至發於前席宰臣
露章以證之一世之中百世之下其可無惑耶夫復寢見於禮記大臣所謂不
分明者誠不可測也匡誼既以犯上自服其罪無異於稱兵犯闕而匡德自當
言根是亦匡誼也殿下每以翼輝為首惡不問匡德臣竊惜之夫造言之罪
在匡德則誅匡德在翼輝則誅翼輝在匡誼則誅匡誼三人交首一處則必有
一人造言者雖大臣豈足惜哉殿下不問匡德者特為大臣覆蓋之而大臣
一日未暴則有一日之累二日未暴則有二日之累非所以安大臣之心也且
國法至嚴不可以大臣之尊與學士之重而有所低昂也必覈其造言之人懸
首藁街然後君誣可雪也殿下欲從則臣讀前啓不欲從則臣雖終日不敢
退矣上曰諫長見頃日下教乎益河曰下教甚多臣未知何教也上低
聲曰大不敬益河曰臣已見之然今臣之言其有近於大不敬者乎昔者周公

誅管蔡彼一匡德何所憚而不之問耶臣事 殿下且二十年痛三綱之將絕而為 殿下盡言之者不敢負 殿下也今臣白首老諫官只欲雪 殿下之誣也苟有他意則 殿下雖斬臣亦甘心矣且臣於元景夏流涕之事終有可疑者渠之涕泣為國乎為匡誼乎若為國而涕泣則宜請嚴鞫匡誼而反救解誠可恠矣往者金尚重猶傳此啓則輿論可知矣 上大笑曰金尚重讀是啓然至李匡誼不忍讀俯仰良久微聲而讀筵臣見者為之掩口其舉措誠殘忍也益河曰此可見公議之嚴願 殿下試詢入侍承旨也承旨吳遂采不對上問於侍讀官李宗迪檢討官曹命敬宗迪曰臺臣言似然矣命敬曰臣不知本事不敢對益河奏曰命敬不對甚非矣命敬惶怖進對曰臺體則然益河曰不從臣言臣當碎首天陛矣 上曰予亦有所思從當下教初 上意亦欲問匡德而特以事關大臣難之及聞益河言遂決意拿鞫也○副司直元景夏以鄭熙魯疏上疏自辨曰臣以愚讜之言見嫉當世黃墨迭發於庠儒譏朝並起於親友今臺疏踵其後而劾臣則曰市恩鞫囚搆臣則曰媒進蕩論又曰欺一邊欺一世欺九重天地昭臨鬼神森列和協苦心百死靡每然不獲同朝為世矢的孑然一身方困刀俎尚何有調劑協贊之望也噫濡足褰裳躁競名宦即

臣所恥而只愧無燕趙節俠之風不能刎首而明此心也送別謫客乘夜潛訪
之言造意危怖令人骨青此寃未伸生無以抗顏戴天死無以瞑目入地請與
熙普同下司敗洞質言根 批曰既已洞釋何待陳辨○知禮縣監成爾鴻辭
陛 上召見之曰爾是讀書之人宜學古聖賢之事須如朱子南康故事可也
書賜 御製詩一絕以送之○已卯諫院申前啓 不允○上召見樂器造成
廳郎廳問樂律次第取覽古磬之刻癸丑者戶曹佐郎閔光遇奏曰古鐘中亦
有刻癸丑字者矣 上命掛於清夾鐘之旁使典樂擊之曰聲音高低懸異乎
典樂曰似異矣 上問其故典樂曰由於尺數之參差也 教曰禮云禮云王
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樂本非兩件物一人之身皆具禮樂蓋禮
樂之本即誠敬也聖人能盡誠敬故聲為律而身為度若勉力於誠敬工夫則
自可以聲入心通矣叅贊官權禔曰誠之所到金石可透若以至誠則亦可解
音律矣 上曰 皇壇樂器造成之際偶得舊磬甚可異也仍飭諸郎廳使於
造成之際俾不差爽於舊制○庚辰忠清道庇仁平澤稷山舒川等四邑海溢
○右議政趙顯命因大司諫鄭益河筵奏待罪金吾仍上疏引罪 批曰茲事
有深量者待首揆行公欲下問而處之勿待命勿引咎以俟處分○辛巳館學

儒生沈履之等上疏請勿毀祠院 批曰既諭○行書講○江原道平海等九郡海水縮為平陸頃之水溢一日輒七八溢海孺人家多漂沒舟楫破碎○壬午以尹鳳朝為工曹參判鄭彥燮為同義禁許沃為輔德閔宅洙為弼善洪益三為司書洪昌漢為兼弼善金有慶為知經筵魚有龍趙命臣為承旨申晚為同經筵李壽海為文學洪得厚為掌令魚錫胤為正言尹心衡為副應教朴弼載為執義○癸未行召對○湖西御史尹得載復命 上召問民隱得載曰清州有獄囚洪柱國者以殺人繫獄適當戊申之變賊徒撞破獄門悉放罪囚脅令從賊而柱國逃避不從亂定之後還歸故土則監司尹敬龍讖捕更囚以至于今其殺人之罪則固有之而不從賊之義亦足可尚合有以功蔽罪之典又曰戊申賊變時清州民人有功勞者一等二人則加資三等二十餘人題給米布二等九人則雖有相當職除授之命而銓曹尚不奉行故羣情抑鬱九人雖難盡為除職而其中一二人令本道道帥臣使之狀聞激勸宜矣 上并令廟堂稟處得載又言藍浦軍額過多之弊請量宜移送於鴻山 上亦令稟處○教曰闕中前導自有等級不敢張傘曾有飭勵而今因承宣所達招問騎郎令解可知此後犯者隨見以聞蓋堂下官非侍從則闕中不得張傘前導古例也

○教曰頃因禁郎稽滯或命决棍而此非舊制後嗣王若遵此法而用棍則廷杖之弊自我初焉寔予之過此後非軍務而為此者惟允之臣以此教覆奏京外法外之杖亦更嚴飭○以李度遠為應教洪象漢為副修撰鄭履倫為修撰徐命臣為兼輔德崔達泰為掌令○右叅贊李德壽上疏略曰向者鞫問宦誼時天怒震疊不知裏面而遂草短疏自附獻規之義所云二大罪者誠出於斷斷豈有權辭抑揚之意哉今臺臣斷之以讒切侮慢夫人臣愛其君而欲使其君得喜怒之平者乃其至情顧以何心輒肆侮慢惟其憎愛隨情好惡異觀今以一顆水精言之其質渾然白也而置之赤器則觀者謂之赤珠置之青器則觀者謂之青珠祗緣臺臣嫉臣之深故認白為青朱耳臣前任文衡屢當薦事至若李宦德臣固一從公議而首薦當其時未聞以為妖惡者臺臣追加此題目而責臣以汲引此又非臣意慮之所及也 批曰今覽所陳可知其世道之囂囂矣○乙酉司諫權賢上疏略曰大臣因諫長筵奏至有胥命之舉雖未知諫長所達之如何而盖由李宦德事云此既諸臣之所迭陳而關係至重若不一番究覈則羣情去益拂籌大臣日轉難安雖 下詢於首揆恐無別般善處之道矣宜亟允臺啓也 批曰已處分矣○上引見大臣備堂命諸臣進前

教曰翼輝事發則匡德為弟之情可知今欲深治匡德者何也鄭益河直驅大
臣於造言之科絕其出仕之路者是乃藉重本事指無為有是大不敬也領議
政金在魯曰宜一問匡德以鎮言路益河之意不過曰一問匡德然後大臣可
以自白矣 上曰惡匡德者欲問之愛匡德者亦欲問之諸臣其各陳之戶曹
判書金始炯吏曹判書閔應洙漢城判尹徐宗伋吏曹察判鄭羽良刑曹察判
尹得和兵曹察判金若魯校理李宗迪皆言匡德宜一問正言魚錫胤曰 殿
下直未見匡德疏耳若覽其疏則不待請而必問之矣益河出言不顧首尾妄
發則有之挾雜則臣未之知也 上始取覽匡德疏 教曰與右相疏陳者無
異矣 命收匡德下鞫廳又以益河脅承旨儒臣於前席又自稱老臣為無嚴
也罷其職承旨閔通洙曰用其言而罪其人豈不過乎宜寢益河譴罷之命
上不許諸臣將退羽良出班奏曰自丁未以後 殿下以苦心血誠制黨習十
五年兩邊殺戮之心不敢復售今者變恠橫生禍心已動今宋翼輝之必欲援
引大臣鄭益河之必欲驅言根於大臣者豈不難乎非 聖上曲賜保全則大
臣安得有今日近日氣像甚不佳臣恐世道糜爛而終不能支矣因俯伏流涕
上為之驚動曰近日事不待卿言予已燭照矣○命賜錦平尉朴弼成几杖從

領議政金在魯之言也弼成 孝廟朝駙馬也至是年滿九十在魯奏曰卿相
九菴猶甚罕况儀賓乎 太宗朝駙馬清平尉李伯剛年七十 文廟特賜几
杖况弼成之年加伯剛二十年追遵故事宜賜几杖 上從之賜几之日 命
宣醞 賜御製五言詩一律仍 命大小朝會依奉朝賀例持几杖行○諫院
申前啓 不允○丙戌 上命藥院入診于慶善堂堂乃 東宮所御也 上
謂都提調金在魯曰卿每欲見世子且欲令醫官診察故召卿于是堂耳 上
命東宮讀童蒙先習又 命寫字 世子書進二幅一則書君臣父子四字一
則書忠孝二字 上覽訖傳與領議政金在魯在魯曰臣於夏間仰請書字則
書下孝悌忠信仁泰六字六字有意味而今此六字亦皆有味濬學之風成如
此我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也在魯請以一幅分與提調趙觀彬 上許之觀
彬取忠孝二字 上笑曰提調之取二字亦似有意矣都承旨權禰曰臣獨有
向隅之歎矣俄而 世子又書下夙夜二字 上曰此二字亦有意卿不可遽
知申矣 上又教曰 肅廟曾有緝熙堂御製詩今日臨此有感於心矣注書
其書之仍親誦曰聖門千萬語放處欲求知天叙明全德人心暗鑠移百邪將
日去一敬必堅持春邱無事日恒如對傳時誦訖 命注書及宮官載於日記

○丁亥以元景夏為大司諫李天輔為獻納李裕身為掌令李光溥為執義朴文秀為刑曹判書申思喆為工曹判書李宗城為右副賓客申晚為開城留守南德夏為北兵使○行晝講夕講召見洪忠監司金尚翼面諭以遣○戊子刑曹叅議沈鎭上疏辭職 上優批不許○憲府申前啓 不允諫院申前啓 不允○己丑慶尚道昌原金海等邑海溢○大司憲元景夏上疏略曰臣自遭鄭熙普罔極之譖誣湛滅是俟仰賴天日昭臨 筵教疏批字字洞辨而熙普疏中潛訪以下七字此何等危怖熙普非親聽於臣而十分真的者則何敢發諸口乎臣與熙普素無仇怨今此禍心相向擠入危阱者其勢亦有所不得已而然耶臣於斯世即一虛舟而荷戈相攻前後迭發及夫諫長登筵則拈得熙普疏流涕之說抑揚恍惚納臣於護逆之科噫向日筵席三字嚴教有非臣子所敢奉承當是時流涕力爭不獨臣一人此何關於宦誼而諫長之操切臣若是乎 批曰前批既諭矣○庚寅館學儒生宋宜孫等上疏請勿毀祠院 批曰既諭矣何瀆為○兵曹判書尹陽來以北道書院事坐罷以金始炯代之以金鎮商為大司憲閔宅洙為掌令安傑為正言洪昌漢為應教閔百行為副修撰金尚重為兼文學李箕彥為說書金若魯為同經筵李益炆為右尹鄭彥燮

為戶曹叅判○副修撰鄭俊一上疏略曰頃日館儒之疏盖出於尊賢重道之意而殿下一向牢拒此雖出於新令之難變而在朝廷培養之道不宜摧折其疏所請不過箕朱兩院事也箕子闡教於我東朱子有功於吾道雖或有疊設之舉豈不有光於尊奉之道而施之以一切之法臣竊為殿下惜之宜即反汗以慰多士之望焉批曰既諭之後尚今不止其涉過矣雖日上三章此志固定矣○上行朝叅于崇政門諭百官軍民其略曰嗟我軍民越我庶士咸聽此諭感我此心噫臨御十有七載德不下究惠不下霑中外元元俱在倒懸自愧否德食息奚弛幾年苦心眷眷調劑閉閣却膳逞牒豈有飭諭幾巡猶甘黨習吁嗟此顏對爾尚覩其尤他日何面歸拜顧今朝廷外託寅協內則冰炭昨年處分何敢更提屋下噍噍自犯罔上暗地巧飾不顧至親欲逞其習亂我朝廷其狀既露既已嚴懲吁嗟本事已歸了當君雖曰誣臣敢復提首揆獨勞二相捏抗顧今景象可謂寒心逮捕有日親問不遠事之黑白不日可判于今以後更有其犯則大集爾衆當施邦刑其令政府布告此諭時大司諫鄭益河請鞫李匡德上疑益河中傷大臣遂行朝叅布諭羣臣以抑言者○辛卯飭諭太學諸生時太學諸生連三上章請勿毀祠院上遂召諸生於廣達門外

命都承旨宣諭其略曰瞻彼太學先聖在廟十哲濟濟六賢洋洋彼諸鄉院流弊紛紜反為屑越貽羞章甫各自建院爭相輻輳輕重倒置士習益淆今之太學反為顧瞻之所噫爾諸生可謂捨本務末今者此諭質諸聖賢亦不為過爾等亟寢浮章敬守聖廟焉○壬辰以徐宗伋為戶曹判書李壽海為正言李箕獻為掌令權一衡為弼善○是月大水○八月朔癸巳行都承旨權禔等啓言本院即奉啓板出納王命之地雖崇品卿宰不敢脫朝衣乃是三百年舊規即者刑曹判書朴文秀脫朝衣倚坐發怒於下吏之據例以告至囚院吏之母肆氣咆哮實是前所未有之該舉請朴文秀重推上允之○以李宗城為吏曹叅判○擢說書李箕彥為掌令領議政金在魯奏曰箕彥登科未一年而超陞四品有乖官方上遂寢其命以校理鄭宗為掌令○行常叅于資政殿召見靈城君朴文秀文秀纔以北伯遶來也上問北道事文秀曰咸興自己酉水災川流不循故道氾濫橫決田野便成沙磧若不用力治水則營邑實有浸沒之慮宜別定差負調發三四邑民丁濬治修築俾有成效上從之文秀又曰北道烽燧疎虞請令道臣嚴飭各邑將校及親騎衛之窠以烽武士擇差以開其樂赴之路且令南北兵使各別照管上從之文秀又曰德源元山倉穀儲

不多亦無運穀之船請令道臣措置元山倉船穀 上從之文秀曰北道旱田多而水田少三水最多水田故問之則金遇允在謫時所起壑云今遇允為新伯編裨宜令遇允就各邑民田外旱濕處使為水田則一道當大有所賴云矣上令道臣舉行○上覽湖西道臣書院查啓 教曰尼山有文宣王影堂真似秦山林放之喻也事甚屑越影幀移奉鄉校又 教曰報恩縣以文宣王朱夫子追奉於先正臣宋時烈影堂者輕重倒置何可以先聖先師降奉於先正影堂乎其時監司金始炯罷其職縣監權義衡拿處首唱人尹鳳九削職其影幀使奉安於本縣鄉校位版該守令親往敬埋于校殿後潔地 教曰今覽公洪道查狀世德祠事極涉駭然此不嚴懲鄉居士大夫其於祖先豈有裒者乎分付道臣一體抄聞依書院例舉行○上問兵曹叅知趙榮國曰爾新從湖西來民事何如榮國曰湖西弊源皆從三殘中出曰邑殘也吏殘也民殘也邑殘則守令犯法吏殘則侵及村里民生之殘職由於此湖民最可憐矣第一實政在於擇守令而蘇其殘也 上然之掌令鄭宗申前啓 不允○甲午以曹命教為吏曹叅議趙尚命為大司諫任璣南泰赫為正言洪啓禧為校理金聖應為兵曹判書尹東浚為文學申思喆為判義禁洪景輔為知義禁○上御金商門

親鞫李匡誼罷 命竄于海南匡德既拿來 上問匡德曰頃者李匡誼舉措可謂無嚴筵席奏對自犯不道此所以親問者而汝以匡誼之兄惶悚待命分義則然何敢肆然投章其在鞫體已涉無嚴假使汝有所風聞言于汝弟作此恠舉則雖欲自當亦宜以匡誼輕率罔上之罪其本即由於臣云爾則可謂告君以直而敢欲粧撰傳合於匡誼詬罵等說以詬誣不道萬萬凶悖等語騰諸章奏噫匡誼筵奏猶可謂妄率而汝之文字巧飾亦可謂出於輕率乎往時親問匡誼者以其剏出其時所無之語故也大臣雖或有言於汝者其在分義宜不敢形諸文字况大臣之所言即復寢二字及兩不字而已則此何嘗近似於此而以大臣所不言者自剏下語巧飾罔上其為無嚴豈不浮於匡誼乎尤為痛駭者有翼輝事後聞其教授兩相或恐匡誼之以此納供罪上添罪乃欲傳合筵奏為此眩亂之計不能效高允之直陳亦可謂不欺君乎非特護匡誼亦所以掩巧慘之翼輝欺君罔上同歸不道是誠何心况以翼輝之招觀之匡誼加律之請歸之其兄之勸成云汝非特傳言於匡誼又從而勸之者亦何心腸衆心怫鬱臺臣面爭故取覽其章無嚴既露則關係莫重不可不親問大臣所不道之說若非自剏則必有聽聞之根抵其無隱直告匡德供曰臣之罪死

亦晚矣臣弟匡誼為人無可觀然稍善文字孝於事親一切世事不知頭緒故恒以為慮臣屏居郊外聞臣弟入諫職走書以報使勿提往事矣後聞有得罪會議之舉倉黃馳入得見傳教則萬無生理臣於父死之後只與一弟相依為命而一朝將見其死實有溘然先死之願痛泣罔措之際臣之從姪閔孝晚傳臣弟供辭欲如是云云故始乃驚惶而雖翼輝必非全為孟浪之言者右相既與臣有言意謂臣弟傳之翼輝至於左相則與臣雖無酬酢言既出於翼輝則意謂翼輝或有言及臣弟者而福澤事出後臣問於臣弟則臣弟全然不聞故臣果以大臣酬酢之言語及臣弟矣臣弟就鞫後臣之為此疏者要救目前之禍又欲與渠同死忙急呈疏伊日精神慌亂而若其詬誣不道一欵大臣之所傳於臣者是兩不字而兩不字之為行用文字臣未及聞知不敢以兩欵語句直書於奏御文字只以臣弟之勘律為誣上不道故改上為詬字矣其時全不照檢非出於挨逼大臣之意只欲避上字故轉輾至此臣於赴謫時見大臣疏而托人書問於大臣其書曰復寢二字文字出處上下皆未記得有言禮記文字若是禮記則其上必有待字而無待字又在建儲上其意凶慘以此鞫問不服至以兩不字勘律云爾則大臣書答曰二字上下俱未曉解罪人以為禮

記復寢而若然則其上必有待字而無之又在建儲上 上意以為陰慘以此
鞫問不服故以兩不字勘罪云矣當初大臣之言於臣者不過兩不字及二字
而他無所言矣蓋臣弟發啓專為此二字而及承 上教此二字落空之後倉
卒違忤乃有此卒辦而仰奏也 上曰其啓辭汝則以為作書挽止云而翼輝
之招以為其兄亦嘗勸成云是何言耶匡德供曰翼輝之招未知如何而匡誼
雖迷劣必不以其兄勸成為言且臣則在鄉翼輝則守喪一帛之後不復相見
勸成與否渠何以知之乎匡誼之啓蓋有所由數十年前臣之父子當辛壬間
並列三司曾無發一啓論一人者臣之父子相語屋中曰一邊固非矣而一邊
亦非矣吾父子則惟杜口不言只待 聖明朝彼此俱討之時而協贊聖心奉
行天討為宜云數十年遂至無言頃值鞫獄討罪福澤之舉故臣弟以福澤之
討罪出於聖斷與前日所言協贊奉行等語相符至有發啓之意臣亦不以臣
弟之啓為非而初聞其入臺作書挽之者只出於利害之私計只緣臣弟無識
陷於大僂更何所達所謂詬罵八字則臣弟入對之後以一時舌端之言率爾
仰對轉至於此供畢更問匡德曰汝雖急於救弟告君之辭不容粧撰此事關
係至重汝若聞匡誼之欲援大臣慮其立添死罪則雖先自陳章只當曰臣弟

誤聽人勸誘欲援兩相云而一大臣則元無相面之事一大臣雖有酬酢之傳於臣弟者實與渠之筵奏八字判異渠不過初以復寢兩字認為凶言發此法外之啓及至筵教明白無可指的則欲重其句語粹剗此詬罵等語自上又問根柢則乃以臣之聞於大臣者欲為告達然則此言根柢歸於臣而渠自將陷於欺罔不得不有此自首云爾則豈不合於事君以直之道乎今乃不然大臣所不言之說敷演粧撰隱然欲傳合於汝弟之言使浮曉之言至今不止實為痛駭其更直陳宦德供曰當初疏語倉卒之間計不出此此實臣罪臣自遭此事罔知攸為適李閔孝言宋翼輝有所云云臣聞此言始為驚駭果為陳疏而疏中罔有紀極四字臣初非有意傳合者今者下問教以臣疏中字句故為碍逼大臣然其時臣心急於救弟何暇念及於大臣之碍逼與否乎大抵臣疏中字句初非必欲用意照應於臣弟供辭而一篇命意專出於為宦誼之地其言自不得不如此供畢上以宦德意在救弟情有可恕者遂下竄配之命

○憲府

執義李光溥

申前啓

不允

又啓

言罪人

李宦德

所坐

匪比薄過

海南遠竄

失之太輕請李宦德絕島移配

上曰

今既親問酌處

又何加律

不允

諫院申

前啓

不允

○左議政

宋寅明

右議政

趙顯命

俱以名出

鞫招引

義胥命

上

命敦諭偕入○八道儒生權黃等數千人聯名上疏請勿毀祠院 答曰既諭
太學往修學業○乙未憲府申前啓 不允○右議政趙顯命上疏言臣事
殿下二十年向國之心天地鑒臨今卒以言根見疑於人身名喪辱無以復齒
人類 賜批慰諭○丙申右議政趙顯命又上疏乞退遣承旨敦諭○丁酉太
學生任蓮等上疏請勿毀祠院 上以不體飭諭 下批責之諸生捲堂 上
責大司成尹汲不能勸諭遞其職代以曹命教仍 命他儒生勸入○上引見
大臣備堂左議政宋寅明右議政趙顯命亦膺命同入以海西歲歉 命停年
還之三千餘斛未捧者又以關東賑資 命劃送兵曹木一百同及錢五千緡
俾經紀賑穀又 命運送浦項穀萬斛于關北以賑饑民從領議政金在魯言
也寅明日李匡德以亞卿文衡體貌自別而今以言根之歸大臣至於鞫問並
配兄弟恐太過矣臣默觀世道人志未定每有乘機闖發之慮臣所以乞解者
或冀免罪戾願 殿下先定聖志以勵臣工 上曰滌諸臣之髓然後始可爾
顯命曰臣今見疑於人方寸喪矣何以處百僚之首且 殿下任臣以寅協之
責行之十有餘年人心世道風吹草靡依舊是禍心殺機也李匡德以臣之故
千里被逮臣心為之傷痛臣負此傷倫之罪何面目復居揆位乎 上曰向無

首揆之公心則李匡誼宋翼輝必不得生而鄭益河子雖不嚴處若又有售黨
心者予將懸首藁街矣寅明曰向者鄭熙普疏中謂避掖隸來覘云者渠何敢
以此上聞乎此不過欲陷元景夏故為此說要以激上之怒而重彼之罪耳
苟不嚴懲熙普輩則何以勵後乎遞差之罰失之太寬上曰予雖量淺李奎
采之謫去也豈至使人覘之乎鄭熙普削黜可也○戊戌以尹汲為吏曹參議
刑曹判書朴文秀兼御營大將文秀自以起廢之蹤不可冒據上疏納符上
迫出之至今入侍親授○己亥資善朴弼周上疏請勿毀箕聖朱子祠曰士子
輩擅自建祠未免違禁而至於箕聖朱子之祠事體絕異斷不可一例入於毀
撤之科也嗚呼千世在前萬世在後豈得任一時意見獨斷於上有若遂非乘
快之為哉臣又伏聞尼山闕里祠先聖影幀亦將並入於撤去之中其為驚愕
甚矣伏乞亟命寢之批曰所陳雖是予之所執亦尊賢也正道也○政院
啓曰右承旨魚有龍左副承旨閔通洙伏見批旨則有大司成改差他儒生勸入之教臣等
竊為聖明惜此舉也向者殿下招致館儒手書飭教誨諭勤懇諸生豈不
知仰體聖意而必以為渠輩所執為先聖也為先賢也力爭而不知止此蓋出
於恃殿下猶慈父也本無可罪之端請加三思亟寢其命上不許○庚子

下刑曹佐郎李吉輔于義禁府初掖隸等挾娼張樂會飲刑吏執之掖隸輩羣起毆打之刑曹叅議任珽繫囚掖隸及娼女二人承旨申思建為掖隸囚其刑吏白 上請任珽推考 上命汰刑曹郎官李吉輔領議政金在魯言郎官無罪請拿而覈之 上從之時掖隸驕橫雖士大夫無不畏懼思建既居政院不能裁抑掖隸乃反請罪刑官掖隸由是益橫○大司諫趙尚命上䟽言科試不遠各道掌試都事之以明經決科者宜遞其任亟令擇差又言因掖隸之訐詐請罪秋堂有損事體請當該承宣遞差並 批依施○辛丑以尹心衡為司諫許沃為執義鄭翬良李濟遠為修撰洪啓禧為正言趙觀彬為禮曹判書○右議政趙顯命又上䟽乞免 下批勉諭○壬寅憲府申前啓 不允○癸卯以李濟遠為獻納金漢喆為校理趙尚綱為判義禁申思喆為禮曹判書李緯為左叅贊鄭錫五為右叅贊李宗白林柱國為承旨○罷右議政趙顯命判府事俞拓基吏曹判書閔應洙御營大將朴文秀職以書院私建時道伯不能禁故也判府事金興慶亦罷○上引見大臣備堂領議政金在魯奏曰故大司憲權忤有文學且其引義自廢有補風教宜官其子俾叅延謚 上從之左議政宋寅明請文臣製述之連三次居首者宜加資以示勸獎 上可之間三次者右

職陞遷訓鍊都正具聖任曰訓營陞戶軍犯定配之律者如生松偷斫城內放

砲故犯作奸之罪請自今勿為定配自軍門棍治上從之○定宗廟官負

奉審之式從領議政金在魯之言也帳內奉審二日初二日門內奉審五日初五日

日初十日二十日定式○領議政金在魯奏曰北道年事已判大歎嶺南射軍

木質麥者限二萬斛赴歲前入送而北道及嶺南俱未及造船宜先以各鎮兵

船載送矣上可之○諫院申前啓不允○上行召對○甲辰宗廟署啓

言太廟儀軌續錄成請洵日陪進蓋前以 上教攷出事蹟纂輯成書者也

○丁未以徐宗王為吏曹判書俞健基尹彙貞為承旨趙明澤為大司諫尹陽

來為刑曹判書趙觀彬為左副賓客李秉常為知經筵朴春普為副修撰李緯

為藝文提學朴弼均為京畿監司○四學儒生金元佐等上疏請勿毀祠院且

斥三司不言 批曰纔勅太學其復敢此時太學儒生前已陳疏捲堂故學儒

又陳疏○戊申大司憲金鎮商上疏辭職 下例批蓋鎮商愧以不黨見擢每

疏自辨竟不肯出○己酉校理金漢喆修撰閔百祥等以學儒疏上疏引咎請

從儒生之言勿毀祠院曰臣等見 皇明遺史天啓五年詔毀天下書院當日

此舉亦出於救弊之策而適足以促其危亡可勝歎哉然未聞其時儒生紛然

力爭如今日之為者我 聖上培養之功高出前代國家元氣尚有未泯請無
拘銷刻之嫌亟降反汗之命 上賜例批○壬子掌令崔達泰上疏論科弊請
依 中廟朝己卯故事別設薦舉科申嚴舉主之法以杜私勝之弊馬令備局
稟處○上引見大臣備堂以書院事坐罷諸臣始 命叙用復以趙顯命為右
議政金興慶俞拓基為判中樞○以徐命九為大司諫元景淳為副校理鄭暉
良為修撰李濟遠為兼文學朴文秀為靈城君閔應洙為判尹鄭羽良為左尹
賜高麗忠臣吉再謚忠節贈領議政黃廷彧謚文貞奉朝賀閔鎮遠謚文忠贈
吏曹判書權忭謚文貞○甲寅 上引見大臣備堂命鄉賢祠影堂精舍里社
之巧作名目冒禁剏建者一依書院例勘律○乙卯以宋時涵為掌令李宗城
為副提學洪象漢為修撰○修撰鄭暉良上疏言北關灾荒挽近所無而北青
府使林益彬疲殘憤劣不可畀以賑政宜命改差 上從之○丙辰有星流于
北斗星之下○判府事俞拓基又上疏辭 召命拓基自罷相 上屢下悔悟
之教敦召不已拓基終不膺史官承旨經歲相守至是以書院事乍罷旋叙遣
史官召之○丁巳安邊府使李詰輔上疏言本邑凶荒比他邑尤甚請移嶺南
浦項倉穀以賑之令備局稟處備局回啟請以嶺南年二千斛浦項倉太一千

斛移轉劃給 上許之○己未以尹得和為大司憲閔應洙為同經筵洪昌漢
為司諫尹植為掌令俞宇基為獻納金尚迪為持平魚錫胤洪鏡輔為正言○
庚申 上展謁 孝陵是日 上御晝停所召見京畿監司朴弼均及道內守
令問農形民事至 禧陵謁 陵奉審如儀次詣 孝陵行親祭祭罷御齋室
承旨朴師昌奏曰 仁廟聖德高出百王登極初儒生等上疏請伸己卯諸臣
之冤 教以汝等論是非則可定是非則不可矣及至 大漸特命復先正臣
趙光祖等官又復賢良科 昇遐之日深山窮谷婦孺老少莫不奔走號哭
即昨未滿一年而德教之入人者可見矣都承旨權禎曰 仁廟以金麟厚為
官官而待遇絕異乙巳後麟厚不仕每值 諱日輒往山中痛哭故有年年七
月日痛哭萬山中之詩矣注書李毅中曰本 陵齋室壁上有 仁廟賜金麟
厚墨竹印本矣 上覽訖書下 御製詩一絕並付於齋室壁上至昭顯墓行
禮曰予於此墓別有愴傷者以黨習之故有戊申坦事矣 命致祭崇善君兄
弟廟給子孫食物諸承旨言臺啓方以孥籍為請其子孫豈可給食物乎仍請
還寢 上不答○辛酉行召對 教曰屢擅葺屋懸若霄壤故昔年有夜問宿
衛軍兵之盛舉矣上畚正兵雖咫尺宿衛下情何以導達追遵古例命中使史

官顧問民瘼其中有老而不除役者有一身疊役者云既問之後不可想視令該曹飭諸道考年以除除其疊役而此外有弊者亦令道臣一切革之○副校理尹得敬上疏請寢三聖院宇毀撤之命 批曰已諭矣○九月朔癸亥以金尚星為承旨李秉常為判敦寧吳光運為刑曹參判李光湜為掌令李箕彥為正言金始炯為工曹判書○關東大水漂民家一千餘戶 命施恤典又命滄沒者設壇賜祭○上行常參于資政殿○諫院申前啓 不允○甲子 上引見大臣備堂左議政宋寅明言三聖祠勿毀之請儒生之言亦有所執何必強拂乎特置之其外祠院宜加嚴飭毋至因循不毀 上不許始命罷道臣守令之不禁者因大臣之力請遂寢其命○北道督運御史李昌誼請運浦項穀一萬斛為賑資 命便宜行之○領議政金在魯奏曰臣伏聞 慶基殿御容翼善冠近處後楹拆裂而只餘單綃若以薄紙糊楹則似宜且以襯壁掛奉之故五日奉審時輒有蠹魚云或依 永禧殿 長寧殿例奉於空中或以衣架樣別造掛奉似宜令道臣奉審後狀聞 上曰設環于盤子懸掛 幘簇兩傍亦設索環以引之則雖不置架可無搖動之患至於後楹事體重大不可只令道臣奉審禮官當下送也○諫院 正言 錫胤 申前啓 不允又啓言孔聖及朱子天

下萬世之所共師者而箕子之於我東變夷為夏之恩雖家侑戶祝未為不可故儒生輩或感地名之偶同或慕古義之有據院宇而奉之俎豆而享之今一朝撤而去之內自館學外至八路奔走號顛終斬 俞音豈不有歎於 大聖人轉圜之美乎請還寢箕子孔子朱子祠宇毀撤之命 上怒曰季氏泰山其初雖微孔子猶譏以不若林放今之末流之弊必將至於旅泰山若使魯君先正季氏僭濫之誅則昭公豈至於乾侯錫胤以 聖教未安引避請遞 依啓因大臣救解 上更命勿辭○乙丑 上行召對侍讀官元景淳以魚錫胤之處分辭令之過中陳戒 上曰子非惡魚錫胤也其所以處之者亦雍容矣檢討官洪象漢亦以為言且以 陵幸時親棍么麼武臣事近戲劇反損威重後宜戒之先是 陵幸還宮時 上曰御營千搃柳世馥發放後騎馬時使人控馬記過拿入决棍三度 還宮後又拿入宣傳官李重澤故象漢之奏如此矣上曰勉戒則是也然書院事士子相浮動至使經幄耳目之臣有自比錢唐之言豈不異乎○以鄭羽良為吏曹參判金聖運為大司諫李昌壽為司書金先世為兼司書李重祚為說書李濟遠為獻納鄭宗為校理李宗迪為副校理鄭俊一為修撰○戶曹啓言江原道淮陽金谷近處銀脉復生請採取收稅 上

可之○掌令宋時涵上疏言魚錫胤譴責之過中又曰近來科場之不嚴誠一
痼弊而今番監試兩所受券之卒索錢於士子視錢之多小為呈券之早晚終
不與錢則置諸亂軸不入於考試之中其弊甚多而至於一兩軍卒則偷出入
格之券見捉於試官而不為移法曹嚴查略施笞罰而止臣謂兩所試官重推
監試官則拿問宜矣又曰本朝之事 皇明無異內服為尊者諱春秋之書法
而臣伏見李玄錫所編明史綱目則其立綱之文任意褒貶至有當諱而不諱
者至於入梓進御其將流傳於百代玄錫固不足責而我 殿下尊周之誠恐
有竊議者矣臣謂亟命儒臣改正焉 上下嚴批不從初玄錫編明史綱目至
靖難事特書曰燕王某舉兵 上以其事問領議政金在魯在魯對曰 明朝
雖為父母之邦不為綱目則已為之則 成祖御諱亦何可不書左議政宋寅
明曰孔子作春秋在魯則諱在周則不甚諱作史者豈可無褒貶乎 上以為
然置之○丁卯憲府申前啓 不允○刑曹叅判吳先運上疏略曰 殿下孝
悌之德迥出百王雖堯舜無以加焉誣之一字非所論於堯舜者君誣二字是
何言也既無其誣又豈有可辨者乎辨君誣三字臣竊痛之治罪之道明其罪
然後可以服人心李匡誼之罪 殿下不能明白說破臣請言之雖干連逆獄

者不服而死則初無孥籍之律誑誼之無中生有法外用律者專出黨心以
殿下之至明覲破其心遂以黨心二字勘斷誑誼不惟與誑誼同心者震慄革
心雖與誑誼各立者亦皆以黨論為戒彼此帖然同歸皇極矣乃於誑誼本罪
之外演出君誣二字遂致朝廷不靖可勝歎哉君臣如父子臣視君如父則君
豈視臣獨不如子乎臣累叅鞫獄見鞫囚纍纍然凶穢之狀真如鷄豚之縛就
屠殺名為臣子者苟其所犯不至於惡逆則君父不當以此待之也近年以來
以近侍被鞫者殆至十數人之多矣羣下之負吾君雖萬萬絕痛亦恐君臣恩
義因此寢薄而殿下之待羣下將至於草芥犬馬之視也臣於今春途見吏
曹叅議李宗白為見其伯父葬禮而去無幾聞宗白蒼黃上去不得臨穴云父
兄之入地乃終身不可復見者銓官為政豈無他日而捨此就彼顛狂如此今
日士大夫風習可以因此反隅寧不寒心願殿下養臣下有節如賈誼之言
也至於李匡德能持清議見排鏡夢與今之左右相無少異同今忽陷身於相
反之罪何也雖其倉卒胡辭自陷大僂而動於急難之私自以身替其禍亦人
情之所難也况以言語而罪人非聖世事噫外革鏡面內蔽龍尾者何限而免
爰雉罹冤者莫伸從古志士所以長歎者也當此才難之時如匡德者誠不易

得之才也薰沐陶鎔豈不在於造化之功用耶如鄭熙普者名為士夫而心艷皮漢萬金之產袒臂於父子兄弟爭財之訟雖傾江海而不可洗臺閣之此羞也而昨擬栢府今除薇垣有若兩司風采之地非此人莫可者然遂使掖隸來覘之說閃謊於誣人之章其誰惑聽聞而傳疑後世非細事也 上優批答之

○行召對檢討官洪象漢曰故相臣李端夏李畬以其先祖文靖公李植謙挹之志尚不行延謚而兩相子孫亦不肯請謚臣意則故判書李植延謚之禮使之速行而亦令太常議定兩相之謚宜矣 上可之○命刊袁天綱範圍徐子平應天歌六壬課經斷經以觀象監命課學祿取材科舉時所用也○下藝文館奉教李益輔檢閱金相福黃景源于義禁府罷春秋館焚香法益輔等既為宦誼所論劾久違 召命領議政金在魯白于 上曰益輔等不無所執而羣議亦以為不當出故不敢進耳 上怒曰益輔輩以浮囂之言為重而以君父之言為輕耶益輔等承 嚴教猶不膺命凡二十九召不就至是下獄奪告身仍罷焚香之規 命史館即行召試○戊辰 上召見北關御史李昌誼時關北荐饑備邊司請運送嶺南穀四萬斛以賑之 上遂下別諭于南北道臣俾勿稽滯然自嶺南轉漕關北其所費多於所運嶺南亦疲矣賑廳堂上朴文秀

言北道米二斗直錢一緡非丙子市直一斗二緡之比朝家既給十一萬斛以補賑資此亦足矣又令嶺南漕運為民弊多矣左議政宋寅明曰漕民以汎舟之役萬死一生而又見侵於兵水統營良可哀也宜令本道限一年勿役上從之○皇壇雅樂器成初皇壇無雅樂器常以山川祭樂器權用於壇祀是年三月上巳卜壇祀而先蠶祭亦卜是日山川樂器將用於先蠶而壇祀無樂器可移用者領議政金在魯請權用文廟雅樂上曰豈可無皇壇樂器乎令有司別造樂器自六月庚戌始造至是告成上召見造成都監堂上申思喆郎廳崔達泰李延德等命入新造樂器親覽之仍令藏于皇壇樓上庫上問延德曰曾聞管聲甚微今則能得合笙之妙而項者使臣所得來合笙之石可用之否乎延德曰今者管聲稍勝於前而音律猶不合矣上命典樂吹笙簧曰予聞彼國笙簧聲甚訇亮而此笙之聲極低微可更釐正乎達泰對以不能延德曰笙聲甚微律亦參差不可仍置上問典樂曰李延德慨然有釐正之意汝其與延德校正其音律差誤者○己巳兵曹參知李宗白因吳光運䟽上䟽自辨曰臣以伯父移寔受省掃之暇而適值皇壇親享不敢越例陳情為趨誓戒未免徑還實為臣沒身之恨而今先運容易驅臣於傷倫之科不

諒事實一筆勾斷臣實痛之 批曰勿辭○辛未以元景夏為承旨李緯為大
司憲徐命臣李裕身為掌令朴春晉成範錫為正言李宗城為左尹金始炯為
判義禁○副司直趙尚命司果閔宅洙文學尹東浚等聯名上疏略曰臣等謬
當試事事多踈漏初場入格人沈繼衍即逆賊成衍之弟也成衍罪名何等妖
惡雖其徑斃不及正法而其父其弟或誅或配次第正罪則為繼衍者何敢肆
然入場自同無故之人哉臣等憎不覺察圻榜之日不能拔去致使妖逆之弟
齒名於選士之列其為損國體而辱多士甚矣亟令該曹拔去繼衍於原榜仍
勘臣等之罪馬 批曰所陳依施○藥房入診都提調金在魯曰向者 陵行
回鑿時有孝惠公主延城尉墓致祭之命矣延城尉金禧即金安老之子也聞
公主為月山大君子所養及其喪後仍葬於大君墓前云此或由於其舅家被
罪之故矣 聖上既軫念公主為 孝陵同氣而有致祭之教則月山大君亦
是 宣陵同氣友愛之篤風流之美尚傳於後世其墓既在公主墓同崗一祭
一否似或為闕典矣 上曰其令一體致祭○壬申弘文館校理元景淳修撰洪
漢象上劄略曰假托進言公肆邪說未有如吳先運之放恣回譎者也盖先運之
疏指東意西陽擠陰扶隱然自附於無黨而一篇精神專在於伸白臣誼援進

匡德噫匡誼島棘出於末減則為 殿下臣子者孰敢萌救解之心而今光運
挺身右袒求說不得乃敢初出誣之一字非所論於堯舜之語結之曰匡誼之
罪 殿下不能明白說破云而只以黨心二字為匡誼之斷案蓋黨心之於犯
上輕重霄壤故也當初匡誼之發啓雖或諉之以黨心畢竟處分實由於八字
凶言則今乃捨重舉輕漫漶本事者究其心跡有浮匡誼况匡誼之事始由於
匡德之口匡德之招亦不敢全諱則今光運之獎誦薦引放肆無嚴而或恐
聖上覷破其心術左跽銓官右齧臺臣蔽得機括恍惚沒捉若不嚴懲羸豕躅
躅必不勝其紛然矣劄入 上不悅曰儒臣劄斥可謂甚矣遂以習套 批責
之○大司諫金聖運上疏略曰向來匡誼之事專出黨心若其筵對八字轉益
凶悖畢竟以誣上自服則實是覆載難容之罪光運之曲為容護者誠未可曉
李匡德之伊日投疏誠極無嚴既經親訊雖置薄竄而其無嚴之罪固自如耳
光運推許伸救之不足至有洗濯進用之請今日朝廷少有紀綱此等之論安
敢肆然臣謂嚴加處分以示勸懲也 批曰既諭堂劄之批矣○上引見大臣
備堂左議政宋寅明請叙李台重按廉北道領議政金在魯亦以為言仍盛稱
其人固執無私 上曰用人之道豈可專取固執乎昔顏真卿不識何狀終能

立節卿等雖曰人才之難得何患乎無人而獨於此人汲汲請叙乎仍不許
上出示校理金漢喆等聯名劄曰卿等其各陳之在魯曰吳光運既非臺諫乃
以該司堂上救人劾人而自歸祀上之罪宦誼亦既自服則今只以黨習勘之
云者意在救護宦誼而李宦德則親訊遠配纔過一月光運敢以薰沐進用等
說勸之於上極無嚴矣 上曰光運雖似輕淺似非小人且其所論李宗白事
近於訐揚然光運如巨海一葉予若以訐揚為批則攻斥者必四起矣校理金
漢喆曰當戊申變亂渠之儕類皆為僂人獨光運稍自崖異故遂至進用在渠
之道固宜感激圖報而每發一言輒使朝廷擾亂臣竊痛之近來朝廷之上復
生新黨其漸已大光運亦其中一人也 上驚問曰新黨謂誰也漢喆曰臣與
元景夏情誼不泛而景夏平日自稱大蕩平勿論東西南北之人延攬締結宦
誼被鞠時涕泣力救今光運又救宦誼誠非細憂也 上曰積年苦心調劑黨
習而又聞別黨之說豈不難乎仍 教曰吳光運之章雖不無越俎之嫌亦無
隱于君者儒臣筵奏又生別黨云別黨即元景夏也惜乎儒臣昧孔聖不比之
訓其斥光運者意專在於景夏遂 命削校理金漢喆職○領議政金在魯奏
曰湖南七日大水人家漂流至於七百七十餘戶之多監司狀聞宜有顧恤之

道矣 上命每戶各給一斛穀又減今年還穀○關東諸郡雨雹大如鳩卵○
癸酉以任珽趙尚命沈星鎮為承旨俞宇基為校理曹命敬為副修撰李箕鎮
為左叅贊朴文秀為知敦寧金樽為慶尚左兵使○甲戌刑曹叅判吳光運上
疏略曰越俎進言蓋急於兩箇字辨破偶然逾及沒緊之說臣實有輕體妄發
之罪將為人所驅入於營護罪人之科其亦寃矣然臣之寃有不暇自明而所
欲痛辨者 君誣二字也臣於草土中聞有壬寅鞫案釐正之命及聞大臣考
見文案大驚痛然後始知文案之有萬萬崩心者矣噫 景廟與 殿下如天
日高臨雲霧鬼魅是乃下界事耳人臣之道目中惟見天理不以計較之私叅
錯於其間朝治 大朝之逆夕治 東宮之逆義理正大則可以鞏固國勢杜
絕奸萌而當時諸臣無有見得此義者既不能討其逆又留其凶案使連鏡虎
者因以醞釀掩喜澤者有以藉口此乃人心世道陷溺之大張本也 殿下何
不因此大節拍洞諭臣民明義理正人心一是非之趨塞禍亂之門邪亟命大
臣卿宰齊會朝堂代撰大誥備述甲乙生逆之源詳載彼此庶逆之私折中義
理無少偏倚頒示八方 殿下又親撰實訓一篇垂之萬世貽厥孫謨則豈不
宏大矣哉 上優批嘉納仍以光運疏出示諸大臣領議政金在魯曰頃者渠

英宗大王實錄卷之五十四
一
疏謂以君誣二字人臣不可道云而堂劄峻斥故或恐因此而得掩覆鏡虎之
目乃陳此疏首尾衡決渠之請撰大誥亦為辨誣也然大誥廣諭凡幾遭矣未
見其效今雖頒示庸何益乎左議政宋寅明及右議政趙顯命等皆言其疏實
有見得而發於苦心 上曰元景夏有抱案沈河之語光運此疏與景夏之意
相同以景夏之黨而然乎 上仍問誣案釐正事於寅明寅明對以幾盡釐正
且請稟裁 上命姑置之而燒案之意遂決矣○丙子觀象監啓言近來曆紀
比清曆多所差違請於節使赴燕時擇送本監曆官一人於彼中學得推步作
曆之法而每年差送永為定式 上從之○上引見三大臣左議政宋寅明奏
曰臣今因釐正詳見壬寅鞫案則逆虎變書旨意歸趣專在於卑微兩人一則
潛邸宮任一則後宮族屬蓋欲借此兩人之口而危逼 聖躬既知逆虎凶計
之如此則在臣等分義兩人之名不宜畧刻留之鞫案臣謂鞫案中龍澤等若
而人外廣加蕩滌則兩人蕩滌自在其中矣前日臣等非不知逆虎之危逼
聖躬而若其為計之至此今始覺得此固臣等之罪也 上曰卿言如此予甚
感歎儲君既出於虎龍之招而其時諸臣不思善圖予之數次辭免出於至難
處之故則或有陳劄而慰之者或有來見而慰之者豈不可笑乎予既在此位

則其招所誣諸人謂之逆可乎龍澤輩四五人外其餘一並蕩滌其施法外之律者一依乙巳處分施行也領議政金在魯曰龍澤輩固無狀而仍置逆案則必有後世之議矣右議政趙顯命曰龍紀輩假托建儲貽累傳授之大體 殿下一並蕩滌則後世亦必有言矣寅明曰并與龍澤輩而容恕則此不過如前反案而已人心必不服矣 上曰予豈有一分私意於其間哉顯命曰龍澤輩宜置之別案以彰其罪也○復立館閣會圈法翰林李益輔等既被罪 上以召試事問大臣領議政金在魯曰姑遵舊法差出別兼春秋使薦數人過一番則始令翰林依新制廣加薦圈永久遵行似宜左議政宋寅明曰請依最初節目館閣齊會覆圈召試付職此後如或敗薦則宜依此舉行定為節目右議政趙顯命曰既不復古制則宜令三公六卿圈選於朝堂凡史館古風宜一切去之 上從寅明議令館閣齊會更圈除焚香之規設召試之法時諸議皆以會圈為不便而寅明等知 上意必欲行新定節目故所奏如此○命江華府建皇明摠兵李如梅廟給復助其祭又旌金弘翼閭錄用李捷子孫加贈李尚載職初如梅後孫菴居江華 上特命造如梅神主定為不遷之位菴貧不能建廟弘翼捷尚載當丙子之亂同死於險川之戰金在魯宋寅明為之言遂下是

命○戊寅海溢于公洪道平澤等地平地水深丈餘○流柳再興于絕島再興
偽作 潜邸時圖署事發大臣請用極律 上曰臯陶曰殺帝曰宥者王者之
道也 命加刑遠配○己卯月入畢星○庚辰以特旨擢元景夏為刑曹察判
始金漢喆劾景夏忤旨削黜 上又欲加漢喆之罪領議政金在魯曰若加漢
喆罪則是朝廷激成一黨也右議政趙顯命曰元景夏之為蕩平是為國至誠
也 上遂特擢焉○以洪景輔為都承旨趙榮國為承旨徐命彬為大司諫朴
弼載為執義李齊聃為掌令曹命敬為正言李命坤為副校理李宗迪為修撰
權禔為全羅監司李箕鎮為藝文提學○司書洪益三掌試檢田于湖西疏言
湖西歉荒之狀請綿田給灾令備局稟處備局回啓許施○海溢于天安縣○
辛巳月入東井○申明亂屢之禁先是特進官李普赫備陳亂屢之弊請令備
局取考市案十年內新狃小屢一切革罷 上令備局稟處至是備局啓曰新
設屢名令京兆區別大小大者嚴禁小者勿禁而屢人毋得捉告事成節目施
行雖是應禁之物京城禁標外毋得出禁而屢人雖或捉告屢人治罪勿為聽
理事請定式 上可之○乙酉 上引見時原任大臣備局諸宰議燒睦虎龍
誣告獄案先是 上命大臣釐改壬寅誣案是日左議政宋寅明言誣案釐改

事語未畢 上曰此猶其次也予欲鎮定世道而猶不得其要予於嗣服後若大明國是則世道不至於此矣今日臣子捨予而事誰乎老少分黨初不過務勝而丙申抑一邊人太甚遂至有辛壬殺戮乙巳予若不鎮定則必又生一場大殺戮矣虎龍初招卿等見之乎領議政金在魯及寅明曰臣等皆不得見之矣 上曰從當言之而設使龍紀輩真為有為逆之事語逼予躬其時按獄之臣當曰汝何敢為此言先治虎龍為宜而予於其時默觀厥輩所為決無為此之理故不得不辭位而 先朝血屬只有 景廟與予雖欲為泰伯仲雍之事亦不可得也予於其時若不為此舉則將至何境耶庚子 大喪後彼人來吊也予初欲出祭矣有冒嫌之說故稱疾不祭宗簿吏以謄本來示予趙泰考為此事來見予語媿媿不已予笑之矣其後泰考欲發明其事苟且陳劄予辭位後亦當請刑虎龍而不為矣辛壬殺戮之時 景廟何曾有一張判付乎在魯曰其時一判付有欲盡殺一邊乎之教云矣 上曰一判付有素憎洪啓迪之教而與任自為之之教一般矣元景夏抱案投水之說吳光運所謂寶訓之說皆是矣陸玄亦是虎龍者流故李弘述杖殺之及至虎龍之上變捉入白堂與閣寺又以予妻族故捉入德修德修渠有何所知乎龍澤輩藉重而推戴者誰耶

予既在君位豈可置誣案於覆載之間乎若以龍澤輩為逆則別為案置之可也遠材事亦當別治其罪矣在魯曰投之水火元景夏既有所言 聖上亦嘗以燒除為教而末世通變之道未知其果何如也 上曰以墨世為某人之族亦至於驅脅撲殺是并欲與孝章而除之蓋當時 景廟外惟予及孝章在故耳且虎龍之招有挑得乃君心之語則是予已被誣而入於推戴中矣此案豈至今留置乎寅明曰所謂鞫案近始細看則吳光運所謂凶案者是矣當時按獄之臣不能深思善處之道此由於識慮淺短豈有他哉趙泰者冒嫌之言固輕率而招語宗簿吏之事亦豈大臣所可為乎又曰喜之龍紀既皆姻婭至親尚吉麟重又是同研死友偽詩未知出自何手而五人同一心腸矣在魯曰渠輩雖無狀既無他事跡之著見者而逆探其心以為此必為逆云則此豈治逆之道乎若以此混驅於逆則此便以虎龍誣案為實也右議政趙顯命曰所謂三手之說臣所不信而不逞之徒潛相締結使堯傳舜授之體不能正大光明若明正此輩罪案則所謂三手之案有無無甚關係臣等有何持難乎寅明曰臣固欲蕩滌其案中人而龍紀輩以逆罪之則此案便為無用然至於除去事異常規臣不敢遽然奉承也顯命曰白望以劔世相以藥云者皆出於鍛鍊傳

會之說而大抵龍紀輩假托藉重故虎龍得以藉口而做出凶言以有虎龍之凶誣故戊申之逆又為藉口矣 上曰渠輩以白徒布衣妄欲叅涉此為無狀而戊申逆變豈必因此而生乎予之為此實為卿等之意也庚子 大喪後有所受 遺教 慈殿命予傳之於大臣予承命出去傳之則其時呂善長以史官問其 遺教與否矣今此處分是一大樞機也寅明曰此是舉措之大者不可草率招集原任大臣卿宰詢問而處之宜矣顯命曰此輩若別置逆案而三手之案永除則可以息爭豈不爽快乎 上曰只當正其誼而已奚但為息爭而去之乎寅明又請召諸臣詢問 上從之○是日 上召見領中樞府事李宜顯領議政金在魯左議政宋寅明右議政趙顯命禮曹判書申思喆判敦寧李秉常刑曹判書尹陽來判義禁金始炯左叅贊李箕鎮右叅贊鄭錫五吏曹判書徐宗王兵曹判書金聖應戶曹判書徐宗伋訓鍊大將具聖任御營大將朴文秀判尹閔應洙吏曹叅判鄭羽良兵曹叅判金若魯漢城左尹李宗城行司直吳光運金尚星左副承旨趙尚命檢討官鄭俊一等 教曰庚子以後三宗血脉只有 皇兄與予耳虎龍凶書雖曰為東宮雪冤云而其中則有挑得乃君心之語是以予為推戴也予不得不辭位而其時朝臣亦無驚動者只

令勿書凶言而已以予為其時大臣則當為庭請先討虎龍而其時之人只汨
黨論豈知他事耶今日在廷者置此凶案將何以藉手事予乎往者俞判府以
為獄案不可除云而予果嚴毅之君則其時諸臣必無遺者尚何論獄案之除
不除乎至於龍澤輩以布衣敢生匪分之望反為凶招所憑藉及夫偽詩之出
又有矯誣三朝之罪此則當別為案以正其罪諸臣各陳所見宜顯曰聖
教至當偽詩必有所作者得其作者然後可嚴處也仍請先退上許之思詰
曰誣案釐正而已則事涉苟簡永為燒除以絕根本而虎招所出之類一並昭
洗施以他罪則豈有異議乎秉常曰臣嘗見政院壬寅案則逐段割去已不知
虎龍凶言之為何言如此文案留無可考徒為疑亂之資燒除無妨至於別案
臣未知誰某之以何罪別論而虎龍為逆則被虎龍之誣者非逆也虎龍非逆
則此為逆矣於斯二者可斷此獄而今虎龍既以大逆論而入於虎龍之告者
又復論罪則刑政斑駁也陽來曰賊虎之招至今留置實為臣民之痛永為除
去聖教甚當始炯曰臣曾與大臣釐正鞫案時以為終涉苟簡今無容更議
龍澤輩別置逆案則處分至當矣箕鎮曰臣於前春下詢也請投水火今亦
豈敢有異議乎至於被誣告而死者臣嘗以為在渠輩可謂善得其死虎招所

誣今若一併昭雪則犯他罪者雖殺之又殺臣不必爭而或未盡昭洗則反不如不燒案矣 上曰重臣所謂善得其死者太狃揚矣文秀曰庚子以後 三宗血脉惟有 景廟與 殿下臣民宜一心仰戴而只以黨論之故此黨曰是吾君也彼黨亦曰是吾君也天下寧有是耶 景廟與 殿下皆遊於彼此黨人掌股之中豈不痛心乎虎龍既誅則燒案誠無妨而龍澤輩誣逆之罪則必明正然後可以有辭於後世矣金在魯奏曰筵體至嚴而文秀言語麤厲請推考 上從之文秀又曰彼此皆烏也若不明正龍紀之罪則 殿下當貽譏於後世矣錫五曰下詢兩事 聖教至當矣宗王曰辛壬之獄惟 殿下為公眼耳今若親製大誥虎龍一鏡龍澤天紀等逆節泝源而論斷頒告八方然後快去此誣案則可以有辭於後世聖應曰兩件事更無他議宗伋曰特下 明教以明其所以除之之義然後燒之固可而入於虎招者一併昭洗以他罪罪之宜矣聖任曰今承 下教誠國家之福也龍澤輩如有可罪之端則宜以其罪罪之也應洙曰臣見禁府文案之刊改者極苟簡燒之為好而入於虎龍之招者若有一分查滓則將致疑惑必一切昭洗然後數人事可以更議矣羽良曰茲事 殿下既斷自宸衷且詢于三大臣何必會議為哉寅明曰羽良之言非

矣羽良曰其除其存 聖教至當孰敢有異議乎若魯曰特降 明旨以燒除
誣案之意曉諭一世而焚之可矣數人事臣與從兄臣在魯之議同矣宗城曰
臣意與朴文秀無異 殿下孝悌之德卓越百王彼鳥獍詬天之言豈足為聖
德之累乎 殿下時時有君誣之教諸臣亦有聖誣之說未知 殿下有何誣
乎周公被管蔡罔極之言而後世曷嘗以周公為受誣乎秉常曰吳光運疏中
已有此語今宗城又如此此不知誣字之本意耳誣也者無其事而造言之謂
也雖聖人苟加以所無之事則是乃誣也周公豈自有誣哉特管蔡誣周公
耳光運曰此案即逆賊源頭豈可留置乎辛丑之人討虎龍乙巳之人割喜澤
則世道豈至於此 景廟與 殿下是一身也不軌於 景廟是不軌於 殿
下也不軌於 殿下是不軌於 景廟也喜澤鏡虎同一逆也在魯曰逆一也
不可分而二之而光運前疏中 大朝之逆 東宮之逆云者誤矣今其所對
與其疏不同必悟其誤矣光運曰大臣言是也臣疏果不善為矣尚星曰今
殿下明正義理既討鏡虎之逆又斷喜澤之罪實為公正之舉俊一曰祛虎龍
之凶招明喜澤之罪狀使義理一定好矣諸臣畢對 上曰諸臣無異議一脉
義理誠不泯矣大誥予當草示壬寅既告 廟今亦不可不告遂命告 廟寅

明奏曰偽詩關係至重遠材酌處爭執之論大體固是聞校理鄭宗偶一叅啓
銓曹枳擬日昨鄭宗以追後欲為停啓之意引嫌於疏中其為遠材愛護分疏
極寒心矣 上命罷鄭宗職○丙戌 上御興政堂召三大臣入侍將製下大
訓右議政趙顯命奏曰龍澤等別置逆律事今當添入於大訓而 王言體重
不可草草為之臣之賤慮當為五條一則當言既經非常之變又行非常之舉
不可不為此文以告也二則當言虎龍憑藉龍澤之事而演出三手之說誣陷
聖躬也三則當言既登 君位之後誣案不可置之而有所隱忍以至於今日
也四則當言時象之如此此若留置則將貽無窮之弊也五則當言數人之別
置逆案也 上曰時象一條當作別錄矣蓋三黨俱有推戴而其一則予被誣
矣然建儲定策何關於布衣書生乎渠輩則雖自以為忠而以予觀之皆出於
功利之心此可為渠輩之斷案耳領議政金在魯曰以出於功利為斷案則斷
之以逆恐不襯着左議政宋寅明曰渠輩豈有毫分之功乎不可不嚴懲也右
議政趙顯命曰其所自謂忠於 殿下者難免為 景廟之不忠在魯曰此輩
雖無狀其不利於 景廟者無顯著之事大訓中何以書之乎 上曰豐原之
言不然其不忠於 景廟者豈能忠於予乎往時上有 慈聖與 皇兄又有

協贊之 先教此乃 先朝之遺旨也予當大臣之位則 皇兄即位之初年
當躬請建儲矣 皇兄氣度沉默在大臣之道又當上稟于 慈聖矣 慈聖
常時不欲干預於國事而其日 三宗血脉之 教不覺感泣然柳鳳輝猶有
言其時事不亦難乎遂 命承旨趙榮國書大訓其文曰王若曰噫乾坤位而
萬物育君臣定而人紀立繼繼承承三百年垂統乃祖乃父十數代世臣一隅
青丘只有朝鮮禮義樹邦名分正嚴名分一墮稅駕何地討逆不嚴國能國乎
噫嘻痛矣庚子以後 三宗血脉上有 皇兄暨夫寡躬於此之時為海東臣
子者挾雜黨心陰蓄不逞其曰臣乎其曰逆乎嗚呼庚子弓髯莫攀以喬木世
臣之後追不忘之盛德惘嗣續之不繁正一心王室竭力報效之秋而貪功嗜
利之徒陰懷貳心之輩各相闖機釀成亂逆可勝誅哉鏡虎之事尚何忍言交
結怨國潛懷異圖建儲一定兇心益熾封使纒迴陰謀益急逆虎唱之於先賊
鏡應之於後其排布陰計不專在於戕殺異己亦不在於聯劄大臣噫嘻此心
包藏久矣嗚呼痛矣非 皇兄至仁至友豈有今日嗚呼于今在廷諸臣其不
知鞫案裏面者多况踈逖庶士乎其意專在於誣逼儲位謀危 宗社凶心逆
腸不忍正視此豈往時他鞫案之比哉即戊申之噶矢大逆之張本載籍以來

所無者也鏡虎伏法偽勲既削則若此凶案決不可一刻置之於覆載之間噫此豈引例於前亦豈為弊於後哉其初錯料迄至于今或反或仍不過隨時處分改易前後顛倒義理尚在晦塞刊去徒歸苟且若此而君臣之分何時乎定亂逆之窠何時乎破靜夜思之大覺其非先諭大臣謀及卿宰僉議詢同一辭無異此猶晚矣又何曠日壬寅鞠案即昇炎火以銷逆根噫今者燒案所關莫重處分一定義理皎然君紀自此而立矣臣道自此而正矣吁嗟黨人亦有秉彛復何敢留着于心復何敢掛諸于齒予於此外別有憤痛粵昔素王不得其位猶且借三寸之彤管誅亂臣於編簡位在君上袞鉞在手而其不能討亂臣於當時誅逆心於既骨其曰有君其曰有國噫嘻痛矣辛丑建儲 慈聖攸教皇兄所命其教至懇其授至公求諸違牒而罕有質諸後世而正大其奉令者不過伊時大臣其舉行者不過伊時有司蜂蟬布衣蠶虱白徒有何毫分干涉於其間而敢以素所稔蓄之心欲曠正大授受之際濫希功於匪分挾不逞之邪謀暗地糾結蠅蝮日月致令反噬之虎龍做出三手之凶言 宗社以之幾亡興言及此不覺慄慄噫嘻痛矣陰邪綻露情狀絕痛豈可以虎龍所告之誣而倖漏王法此等義理五尺所知而吁嗟黨習渾世長夜一則猶澤葦而不足

驅聯劄於一案一則欲一邊之無累並澤輩而請伸若非偽詩之現出非特誣寡躬矯誣不敢言之地負覆載難赦之罪者幾將倖免於丹書誑惑於一世矣可勝痛哉金龍澤李天紀李喜之沈尚吉鄭麟重等假托藉重矯誣悖逆腸肚相連一而二二而一特舉其名並斷以逆噫誅亂逆於大訓樹倫綱於末世于今處分意豈淺淺環顧世道無一公眼不憚煩勞躬自剖析從今浮寃孰敢更喙嗚呼甲辰初頭若今處分彼此紛鬧豈至于此今因覺悟夫正義理而先將此訓昭示予意上告 陟降大庭頒告等事其令儀曹依例舉行入梓廣布永垂不刊噫我子孫遵我訓飭堅持勿撓其或追提往事復釀黨習者繩之法之毋或低仰靖我世道固我邦國榮國書至可勝痛哉 上問金龍澤李天紀外幾人當置逆案乎寅明對曰李喜之沈尚吉鄭麟重三人可謂一而二者也上曰然至並斷以逆在魯曰只下逆字則不知者意或有孥籍之舉宜加誣上之三字於逆字上以示區別寅明曰領相之慮過矣榮國書畢 上曰此大機會也欲親臨頒教以為一初之政卿等善為調劑以副予倚毗之意時 上惡諸黨之分爭既燒誣案又撰大訓其後國是大定自 上始命拔去金龍澤等五人之名○領議政金在魯曰壬寅案中人既有一並蕩滌之教則其中有官

者皆可復官矣 上曰只依乙巳年例舉行在魯曰其中誣服而廣為援引者
乙巳亦論以誣告不許復官今亦依例置之宜矣 上可之○以閔通洙為廣
州府尹林象元為持平魚錫胤為正言李度遠為校理李昌誼為副校理韓翼
謩為副修撰李宗城為藝文提學○丁亥以權賈為獻納朴春晉為正言李道
謙吳遂采為承旨李宗城為平安監司○命義禁府燒睦虎龍誣告獄案 教
曰壬寅鞫案往牒所無其在正君君臣臣之道不得不行非常之舉而此非為
法者後之人豈敢以私意援例亂我舊章哉將此下教付之史閣為他日訓戒
○戊子以閔應洙為藝文提學○御營大將朴文秀詣闕請對 上召見之文
秀先言受恩罔極感激進言之意仍奏曰大訓處分嚴正而第龍紀輩斷逆之
罪猶欠明白蓋庚子以後則 景廟登極 儲位虛矣布衣書生若激愚忠而
為之則猶可為說至於庚子以前則龍紀輩假托藉重將欲何為必以庚子以
前勘定其罪然後有辭於後世矣 上曰孔子則雖誅心王者處分當治其著
見者矣文秀曰此輩所為閔亨洙亦以為庚子以前云必明此一段然後 殿
下孤竹清風之教尤光明矣 上曰大訓中陰懷二心云者豈不指庚子以前
乎文秀仍言李宗城欲陳其父心事方到闕下而以藩任未肅謝不敢同入

上命入侍宗城上殿涕泣久之奏曰先臣待罪禮判時今我坤殿在嬪宮而請行嬪宮廟見禮者其意非偶然壬寅之獄未嘗為按法之官亦不叅鏡疏教文之賀此可見先臣苦心也又奏曰聞右相之言則龍紀等不臣於景廟實在於庚子以前云今宜以數字添入也上遂添改大訓文秀曰五罪人去其姓似好矣上曰此異於鏡虎子今別為案必書姓然後後世可知矣○領議政金在魯上劄論斥朴文秀李宗城曰親撰大訓今已頒示若循諸臣各意互陳輒許改易則人不信服矣兩臣苟見有不容不改者何不言于臣等同入陳達而直為此卒卒也姑緩其改出於朝紙更召臣等從容消詳焉批曰入侍時當下教左議政宋寅明亦上劄言因朴文秀李宗城之求對大訓添書以下云此等大關係處聖上不宜每有撓攘致令顛倒至於藩任之無時肅謝重損國體李宗城宜有警責批曰入侍時當下教○已丑領議政金在魯左議政宋寅明等詣闕求對上召見之在魯曰將臣之非時求對臣或意有軍務事問之則非也李宗城亦登對云物論驚憂殆若辛丑間景像矣未肅之藩臣非時詣闕至命引見僚相亦請推宗城而臣謂文秀亦宜重推也且五人既斷以逆則庚子前後又何必分界然後始快於心耶况庚子以前無他可

證右相嘗言閔亨洙亦曰庚子以前云而此亨洙不覺其詩之偽故以其時臆
度謂之庚子以前耳及見其詩則作詩之日書以庚子仲夏下浣是 大喪前
十數日舉國臣民朝夕皇皇之時也觀此月日便可以立辨其偽也此何足為
庚子以前之證乎一邊人半生把持專在於壬寅誣案今誣案已歸脫空故又
以庚子前後為說隱然欲置誣案於仍施之科是舊心猶存也且大訓之添補
者終不如初本之圓滿臣以為宜用初本不然則就其中宜更加釐改也寅明
曰兩宰臣所達雖是而召問臣等當存慎重之意至於文字以一人之言而補
之又以一人之言而刪之何以示信於中外乎 上曰首揆之意似以為若入
庚子以前等語則聯劄一事亦有混入之嫌而此則不然矣五人既已表出則
別人豈可當之乎在魯曰兩臣之必欲添入庚子以前一段語者蓋權輿於己
已柳緯漢疏而甲戌以後一邊公然為不利之說及至丙戌有林溥李潛之疏
漸次醞釀終作辛壬之大禍今大訓末端並論三黨乃以非一朝一夕之故斷
之便與鏡夢希亮輩為對是壬寅之獄真若有可據而逆虎之招猶存一脉矣
然則燒案有何益哉且以龍澤天紀等言之庚子以前為逆於 景廟者有何
形見乎此不過憑藉兩人並驅一邊於逆也苟如是則壬寅之案雖燒而逆虎

之招猶實也不可不改正 上曰入庚子以前一段語然後建儲之義尤豈不
光明乎遂 不許史臣曰文秀等既失誣案乃強引庚子以前之說欲留逆虎
誣案之種子相率求對追改大訓中外大駭以為有辛壬氣象金在魯持論素
緩而猶能反覆固爭然 上既入於文秀之說故終不許改翌日在魯與趙顯
命同入又申請不已 上始從之○左議政宋寅明奏曰龍澤天紀以壬寅不
為結案之故丁未以法外不為孥籍其餘三人方在孥籍云宜一番稟定矣領
議政金在魯曰頃日 聖上既以此非緣坐之逆緣坐非所可論為教則孥籍
一事今何可論 上曰五人之或施或否不免斑駁一體勿施○遣史官敦諭
判府事俞拓基拓基自免相章數十上引義不出至是大訓成又 下教特召
終不至○以金光世洪啓禧為副修撰李昂輔為副提學洪鏡輔為文學李宗
迪為兼文學李度遠為兼司書金善行為說書徐命九為左尹李箕鎮為右副
賓客復故領議政金昌集謚忠獻故左議政李願命謚忠文追復故判書李弘
述故左尹李宇恒故統制使李尚麒故統制使李壽民故兵使白時考金時泰
沈槽爵○辛卯禮曹判書申思詰戶曹判書徐宗伋聯名上疏略曰大訓義理
明白嚴正其所以燒去誣案之意足有辭於後世伏聞因將臣藩臣徑入臆對

有添改以下之命云臣等不勝憂歎大訓蓋將垂之不刊傳諸無窮者也彼二
臣者肆然請改 聖上不復詢及於在廷遽爾改下豈不有歉於執德堅固之
義乎况兩臣所達庚子以前之說何所據而發耶若曰壬寅誣案有此等絕悖
之語而兩臣引以為證則是其案雖燬於今日而其說實行於暗地不然則兩
臣何從而知之至請添入耶茲事關係至重亟收添改之命以嚴君綱 上不
報仍教曰大訓既成為今日臣子者焉敢紛紜遂 命重推○判敦寧李秉常
等請對 上不許秉常等聞朴文秀筵白之言率搢紳將欲疏辨而思詰等先
上疏不報遂與刑曹判書尹陽來左叅贊李箕鎮兵曹叅判金若魯戶曹叅判
鄭彥燮右尹徐命九詣闕請對 上召見領議政金在魯右議政趙顯命等諭
之曰朴文秀性如悍馬不謀於卿等而與李宗城求對固非矣今諸臣請對欲
為對偶予豈可更許引接有若兩造者然乎其所以請對者何意歟在魯曰朴文
秀筵奏中有大妄發其言有曰必入庚子以前一段然後可明 殿下之心又
曰只說庚子以後則後世必以為殊常又曰如是處分然後可以追孤竹清風
之心臣未知庚子前後何關於 聖心之明與不明而且孤竹清風雖有 上
教此豈在下者所敢言乎請對諸臣聞此言大以為駭欲為辨破云矣 上以

問顯命顯命對曰大訓自三黨以下統論處包括太廣甲戌持名義者混入其中而今日諸臣舉皆為甲戌人子弟其拂鬱無怪然若為討罪靈城而為此舉則怪矣在魯曰所謂庚子以前者即誣案所謂平地手也壬寅殺戮實自甲戌馴成滔天之禍今大訓總言三黨皆有逆而終以非一朝一夕之故結之此五人豈有大逆彰著者乎且庚子以前云者必論辨其某事之為逆然後可以明矣今只泛稱庚子前後豈不無義乎顯命曰今所添入者失其次第且總論處所包圍者太廣故一邊似以此為冤雖改之亦何妨也 上命注書持入大訓更為刪補自三黨俱有逆至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四十八字削之又於可勝痛哉之下金龍澤之上補之曰推此一事且究其時非徒玷累於 兩朝其果將心於何地孔聖所謂無所不至者也書訖在魯仍請召見求對諸臣顯命曰不必召見矣筵席奏對語易差錯且史官不能盡記若欲討罪靈城則非矣 上曰朴文秀孤竹清風之語其可比鏡賊白日等語乎予不當聞此言矣在魯請罪文秀顯命曰文秀設有妄發妄發非可討之罪如欲劾之一耳目足矣何至累宰相作黨求對乎於是 上命請對諸臣一並重推又以文秀宗城非時求對舉措徑先故亦命重推○十月朔壬辰因朔祭以作大訓燒誣案告于 太

廟仍御崇政殿頒教告 廟文頒教文皆 御製也 命吏曹判書徐宗王兵曹判書金聖應進前 教曰用人不必互對若有可用之人雖百舉一邊之人亦何妨也今日處分之後用捨公私豈在銓曹其各勉旃○刑曹參判元景夏上疏略曰臣孑然弱植孤立無朋今忽以別立一黨至有儒臣之筵斥且謂臣薦進吳光運夫薦進非承宣所敢為前後筵席其姓名未嘗出臣口焉敢誣也宋之呂大防明之葉向高臣所願學者欲以無黨事君反以樹黨違謗負此黨名無以自白且金漢喆臣平生故人豈害臣而然反躬自省不欲多辯也仍辭職 批曰勿辭○癸巳有星流于北河星之下○右議政趙顯命以奮發 聖志上劄陳勉留中不下○靈城君朴文秀上疏略曰臣之日昨請對竄出血忱伏聞相臣於筵席以殊常可追四字聲罪罔極臣未知有何凶人就臣當日之筵奏上款着殊常二字下款着可追二字使相臣為臣湛宗滅族之案耶臣不發口之四字誰果巧譎驚動相臣至達於 殿下之前乎况此句語關係如何聖上既教之以元無此言則固當究出做言之罪人也 教曰其時所陳既知其忱浮囂訛說復何足擻捱也仍命還給其疏○甲午有星流于婁星下○博川郡雷○以鄭王為正言李濟遠金尚迪為校理李潤身為輔德成範錫為文

學尹得載為司書鄭暈良為兼司書○乙未領議政金在魯上劄略曰靈城君朴文秀之疏怒臣提斥其筵奏恣意噴薄臣不勝駭歎蓋重臣所陳雖無此四字固不免妄發藉曰有之亦不過曰妄發此何足為湛宗滅族之案耶况聖上教以不聞則只可歸之於記注之錯聽耳何乃張皇脅勒至此也批曰此何介滯○以尹心衡為兼弼善心衡高潔有節行以朝廷義理未伸凡十五年屏居不仕及除襄陽府使又不赴曰外官內職之漸也陞東萊府使又不就○丙申判府事俞拓基上疏略曰臣始不能量而後入又未能積誠意而格天心終自陷於黨比罔上之科今以新有大處分遽欲冒沒復進者求諸事理寧有是哉批曰往事卿何介滯○上引見大臣備堂左議政宋寅明日首揆之劄靈城之疏莫非筵說訛傳之致其時注書宜譴罷也上從之寅明又言朴文秀之事時議不諒持之太甚故憤慨之極語多不擇有關體統文秀亦宜推考又從之○上曰翰薦節目中初欲永罷兼史更思之若值上下番俱空之時則左右史不可不備兼史永罷似難矣領議政金在魯曰三曹文郎官及承文判校宗簿正皆是例兼春秋也下番若徑出而上番引古規不欲替直則兼史代直烏能免乎此後下番如有衆所共知之情勢則右位替直事定式而兼史亦

不可永罷矣 上曰永罷兼史一欵節目中付標○判義禁金始炯曰壬寅亂
招之類頃有依乙巳處分施行之命取考文案則丁未還置逆案者十三人而
九人則以緣坐律施之四人則勿論矣今番大訓中有龍澤等五人並斷以逆
之教緣坐放送一欵稟定然後可以舉行領議政金在魯曰自 上既有不可
以逆律施行之教蓋將心逆心誣上之逆皆止於誅止其身今若仍置其緣坐
則是以壬案仍施決知其不可也且丁未改處分時龍澤輩則不施緣坐之律
者蓋以不捧遲晚故也麟重尚吉輩緣坐今若不放則龍澤天紀緣坐當復舉
行到今燒案之後更為丁未所不為未知於獄體何如也 教曰處分既定壬
案付丙該府當次第奉行而但龍澤天紀喜之尚吉麟重此等不逞之裔豈可
以常例處之放逐田里勿齒常人○戊戌有星流于天苑星之下○義禁府啓
言李瀍洪禹采金盛節李正植金昌道鄭宇寬等緣坐兄弟妻妾子女凡三十
六人放逐沈尚吉鄭麟重李喜之等緣坐兄弟妻妾子女凡九人並放逐鄉里
事分付於各道而龍澤天紀等緣坐丁未年既有勿論之命故本府無載錄者
宜令漢城府考籍一體放逐田里也 上可之○己亥安州大雷○正言魚錫
胤上疏略曰太學以三聖祠院屢煩號顛宜屈意從之以伸士氣 批不許○

以權懾為大司諫李光運為執義金尚重為副修撰李衡萬為說書○命復故
校理金民澤故執義趙聖復爵○行書講○庚子 上引見大臣備堂承旨吳
遂采曰取考乙巳日記則趙洽金盛節金昌道李正植柳就章等五人皆以誣
告之律施之矣領議政金在魯曰就章則以宮城扈衛事被人援告不勝杖承
服而日子之相左其時已言之此乃誣服也施以誣告之律誠過矣以誣服施
行恐為得宜右議政趙顯命曰一依乙巳處分施行可也 上曰處分不必改
易一依乙巳處分舉行○右議政趙顯命言科舉雜亂之弊請自 上親臨課
試覈其能否 上曰予不欲為刻薄之政矣不許之○癸卯 上引見大臣及
北道勾管堂上時 上憂北民夜召諸臣問賑救之策仍 教曰近日寒緊風
色益高遙想北民寒若在已瞻彼南道運期漠然令備局勿拘惟正之供善為
區劃督運御史及道臣尚無裝載聲息極涉稽緩其並推考○乙巳以朴弼載
為輔德李承源為戶曹參判○上以 慈殿命停關東關北朔膳方物時東北
荐饑停各殿物膳而獨於 東朝不停 王大妃聞之命並停之 上教曰
慈聖有停封之教宜揄揚盛德東北朔膳方物特為停封○丁未 上自慶德
宮移御昌德宮○戊申以尹得和為大司憲韓師得為大司諫李潤身為執義

李度遠為司諫李延德閔宅洙為掌令李箕彥為持平李天輔為獻納李衡萬
為正言李周鎮為工曹叅判○己酉以徐命彬為大司憲李挺郁為司諫朴弼
載為執義南泰赫為掌令俞彥國南有容為正言○憲府持平李箕彥申前啓不
允又啓言 陵寢祭享事體至重而獻官及執事全不擇差以衛將巡將武兼
訓練奉事苟充差送請申飭該曹各別擇差又啓言騎郎是通清之階而近多
猥雜至於金脩朴昌朝韓濟而極矣宜並汰去並從之○庚戌行夕講○掌
令李齊聃上疏言饑民流離死亡之狀請遣御史飭道臣罪守令緩公糶禁私
債停逋欠減賦稅各役應捧者一並停免疏入 上示大臣曰其言為民不覺
惻然區劃善否是廟堂責也又 命銓曹凡北道文武旅宦者別為收用以示
軫恤之意○辛亥行晝講○以李善行為輔德尹得敬為兼司書鄭俊一為兼
弼善曹命采為說書○命捕盜廳譏捕匿名掛書者生進放榜日闕外紅馬木
有掛匿名書而書中言趙顯命朴文秀事 上聞之有是命○憲府持平李箕彥申
前啓 不允又啓言掛書之變前雖有之未有掛諸紅馬木者三軍門大將及
當該捕將常時不能檢飭之責在所難免宜並推考又啓言彥陽縣監柳漢柱
差祭 陵寢被酒失儀及守本職無一善狀扶安縣監柳審莅任踰期二考連

中遂安郡守李昂賢為人殘劣昏不省事三邑守令宜並譴罷並依啓○癸丑行晝講○甲寅以鄭俊一為校理金光世為副修撰鄭羽良為藝文提學金有慶為判尹金宗台為書狀官○備邊司啓言北路賑資有勿拘正供區劃之命而前已劃許者皮穀五萬斛今又以嶺南大同米二萬斛軍作米一萬斛稅太二萬五千斛湖南位太五千斛磨鍊加劃前後所劃合十一萬斛使之入送兩湖軍布各限二百同作米使之上納惠廳而作米軍布之代令北關以所劃得錢木推移還報於出布衙門上可之○竄正言南有容于海南縣以上疏言事也其疏略曰天啓聖衷誕降大訓國是由是而粗定朝象由是而稍靖然無窮者義理也難回者世道也願殿下勿以國論之粗定而猶慮其未盡毋以朝象之少靖而遽忽其長慮益勵名節益廓言路以建其可久之業焉又曰趙明謙李命坤狎遊權門力占榮塗舉世朝罵曾不知愧李宗城不時肅命倉卒求對舉措恠駭且關後弊李緯精通經術嫻習禮儀宿德雅望為士林冠臣以為欲為東宮擇博士宜無踰於此臣也書狀官權賢只一闖茸之類耳命下之日聞者駭笑謂宜變通以靖使事疏入上下嚴教竄配海南仍引見大臣備堂右議政趙顯命曰親製大訓告廟頒教而猶曰國是粗定者

是專為龍澤輩也 上大怒命竄有容旌義縣領議政金在魯曰有容非為龍澤輩而言也蓋謂衆論猶未定也島配誠過矣 上曰若不嚴處有容則大訓將投水矣顯命曰 殿下如欲用極律則臣等可爭也極律以下何敢爭乎在魯曰有容父老且病情理可愍 上意稍解曰首揆非為有容乃公心也右揆亦公心也然猶有渣滓耳遂改旌義為海南修撰洪啓禧上疏請寢南有容竄配之命 不報○北青府使韓鳳朝上疏請賑穀五六萬斛 上曰不給他邑獨於北青而畫許乎只下 優批○北道監賑御史洪啓禧上疏略曰臣就備局以北路賑事反覆商確而嶺南之粟亦患不敷畢竟區劃僅止十一萬斛以此十一萬之粟欲救二十七萬將死之民則殆無異於點勺水而活巨魚移民當否今難遙度而關西稅米之留儲者可百餘萬斛云若船粟不繼民將盡劉則可以領民就食海西詳定米數萬斛亦宜依此備待也 批曰今備局稟處○乙卯月入太徽東垣○戊午以金尚耆為正言李濟遠俞字基為修撰尹敬龍為江原監司○掌令閔宅洙上疏請寢南有容竄配之命又言王堂疏不賜批之失 批曰其所處分可謂末減何護之為哉○輔德李善行上疏略曰臣謹按禮記曰不敢與世子同名臣之名字具姓以呼則於 東宮睿諱實有

音讀之相似私心惶慄而况今名參宮僚尤為悚感茲敢改名景行據例陳請
亟賜允許 批曰二字不諱古人所云以此諱者過矣仍之何傷○上引見北
道監賑御史洪啓禧啓禧請納粟者除職別設賑恤使及從事官以勾檢之
上皆許之曰予於諭書中有何顏歸拜之語御史若不善為賑亦何顏歸拜於
予乎宜惕念奉行○以朴文秀為北道賑恤使使主南北運穀及賑政事下別
諭于北道大小民人諭以荐凶飢饉若恫在己命減本道貢布及尚方所納貂
鼠皮 上憂北道年年荐凶雖極寒深夜輒引大臣講究賑濟之策道臣御史
所請亦無大小並皆許施是以北民皆得全活無一捐瘠者○辛酉獻納李天
輔上疏請改補 景宗實錄其疏略曰燒案之後君綱始明而史局前例凡事
關國是者則 列聖朝實錄間有追後別錄者蓋義理者非一時之義理乃萬
世之義理若只伸於一時而不為之昭載史冊則亦何以垂諸萬世乎夫實錄
事體雖至重而義理既定則或正其謬或補其闕乃所以重實錄也今不可不
考據舊例別為一錄藏之石室也於是 上引見大臣諸宰出示天輔疏 教
曰若有闕漏則補入可也而直以今番事追錄可乎左議政宋寅明曰此誠不
可既無補遺之可言若為別錄則尤不成事理領議政金在魯曰 端宗大王

實錄有合首末為一之事此不過援此為請而實錄別錄事體誠如何矣 上
賜批曰今者大訓來頭實錄足可以補遺前錄以今處分豈可續錄於前錄也
○罷大司成曹命教職初進士沈公獻等諸人以新榜謁文廟時逐趙泰億孫
榮謹使不得參命教責諭之終不聽遂上疏略曰士習不古挾雜好惡迫逐同
榜沮遏謁聖此風不可長也疏入十三日 不下批每於筵中問大臣左議政
宋寅明右議政趙顯命以為儒生等不可不罪領議政金在魯以為儒生不必
罪命教之陳疏推上朝廷甚不可也 上教曰此非推上者事近訐揚不可無
飭命罷命教職又以儒生放恣黨習勿限年停舉○命復故察判洪啓迪金雲
澤故校理金民澤故執義趙聖復故大將李弘述尹愨故統制使李宇恒李尚
龔故兵使白時考諸人前贈之職 上之乙巳並命諸人贈職至丁未或收贈
職或入追奪至是始復官而尚未復贈職領議政金在魯筵白之故遂有是命
○前經筵官蔡之洪卒之洪師事先正臣權尚夏薦拜 王子師傅侍講院諮
議皆不就及 上即位被選經筵官屢徵不起及除扶餘縣監以親老赴官未
幾棄官歸窮經著書訓誨後生遠近學者從遊甚衆至是卒年五十九○十一
月朔壬戌○以洪象漢為執義柳萬樞權祐為掌令安傑為持平閔應洙為刑

曹判書李宗白為大司成○癸亥憲府申前啓 不允○命栴棘罪人李奎采
島配罪人李宇夏並出陸前以奎采宇夏事諸臣屢言而 上不聽大訓既成
大臣又陳請遂許出陸○甲子副校理李命坤以南有容疏上疏自辨曰昏夜
奔走交結朋比主張論議吹噓波浪不但臣所不學亦是臣所未敢者以此為
罪臣固甘心以業諭勿辭例 批初命坤附李天輔日夜往來天輔力為推挽
當吳瑗為文衡時命坤得參弘錄南有容見而鄙之遂劾命坤至是命坤心疑
天輔陰嗾有容而劾已也疏辨如此其所謂交結朋比主張論議等語蓋指天
輔也○丙寅有星流于畢星之下○上引見大臣備堂左議政宋寅明曰彼中
又有漂海人出送咨文當有謝恩表文而不必待來年節使即令該院撰出回
咨及謝恩表文付送於今番使行好矣 上從之○憲府申前啓 不允○命
春秋館堂上及藝文提學行翰林會圈初左議政宋寅明欲就元圈稍加澄汰
而諸議皆持不可十七人無見黜者獨李衡萬金尚詰因被劾不與焉○丁卯
上引見冬至上使驪善君望副使鄭彥燮書狀官金宗台等宣醞以遣望曰以
笙簧及雅樂音律校正事朝家特遣樂師一人而其人不通音律請以他典樂
換去 上從之樂院提調閔應洙趙觀彬聯名上疏曰今番入送之樂人最通

笙簧有獨辦新創之技而使臣退斥必欲帶去他人至煩筵白請以初定樂人入送 上以一典樂之事互請撥差有傷事體使臣及提調并命推考○戊辰頒柑于太學 命藝文提學鄭羽良試士居首幼學李文濟直赴殿試○執義洪象漢上疏略曰即伏見李宇夏出陸時舉條則右相以其竄謫謂之無名臣竊惑焉蓋宇夏之疏即凶論之根柢誼之張鬼當誼嚴治之日宇夏獨安得晏然而臣之啓請島配者視諸減死梃棘之律煞有差等若謂之失之太寬則可矣今反歸之於無名者臣誠莫曉也 批曰其何擻捱○己巳以李匡輔朴弼正為承旨李裕身為司諫尹心衡為兼輔德鄭暉良為兼文學鄭履倫為副校理尹得敬為修撰李光湜為獻納權基彥為正言○庚午命削疏儒進士李普觀等儒籍初沈公獻等以沮遏趙榮謹謁聖既被罪李普觀等二十三人上疏略曰趙榮謹之祖泰億前後負犯指不勝屈而其門生天子之語脅持君父遽承憑几之句釀成逆亂以至仇視聯劄戕殺至親則此實國家之逆臣彞倫之罪人臣等不欲與其孫比肩於夫子之庭者乃所以重聖廟而扶王綱也四儒生以是被罰則臣等以同事之人義不宜獨違左議政宋寅明言于 上曰大訓之後儒疏所言出於辛壬餘論竊恐時象無時可靖矣 上曰位在君

師不能訓飭下教自責命減膳三日寅明固請還寢從之遂削普觀等名○
上引見大臣備堂北道勾管堂上議北民賑政以慶尚都事鄭夏彥差賑恤使
從事官往嶺南運穀遞還督運御史從朴文秀之言也○壬申左議政宋寅明
上劄略曰即聞東北饑民流入於關西者日夜繼續各邑莫肯容接此其勢無
所依歸惟有相聚為盜而已臣謂宜令關西勾管堂上就本道擇其有風力守
令分定差負劃屬公穀若干石仍復講究指揮以為接濟安頓之地焉批曰
所陳是矣其在同胞之義豈忍恣視乎分付道臣其他諸道一體申飭○癸酉
以洪景輔為大司憲權費為獻納任璡為持平洪廷命為正言徐命珩吳遂采
為承旨○設式年殿試取安克孝等三十七人○持平李箕彥上疏論科弊曰
式年科出身讀通史不辨句絕差大祝不能填祝明經之無實如此初試時嚴
禁借述試講時取能通文義者皆於生劃峻考以定次第本額數內半取講經
半取製述而式年外盡除他別科若設謁聖庭試則宜為初會試又言田政紊
亂宜改量以均稅軍布則差負親捧領納以杜中間奸弊批曰下備局量處
○甲戌憲府申前啓不允○乙亥罷京畿監司朴弼均職備邊司啓言今年
畿邑俵災甚不均即此一事災年藩任不可仍畀請罷弼均職上從之○丙

子右議政趙顯命上劄言一陽初動天心可見陽剝之復斯為生物之根心放而求此為復善之機陽既復矣則欲其培養之也心既求矣則欲其存在之也天人一理有不可誣而乾乾日新此正其時也顧今冬序既半暄暖如春淫霧日泄噓而不吸時氣如此嗣歲可知此皆輔相不職變理無術之致臣固自知其罪而抑 殿下對越之心或有放逸而不能常存也歟 批曰所陳宜勉○
丁丑 命停冬至賀初 上於冬至日以閉關扶陽之意 特命停賀過數日
又 教曰于今陽微綱弛之時宜舉舊典復 命賀於是大司憲洪景輔上疏
言冬候乖常天無點雪地無片冰無雪春秋書之以為刑政解弛權綱陵替之應不幸今日復見此陰陽之失序此正君臣上下惕然警懼之時乃於大
庭行賀當憂而喜非所以答天心之道 優批答之 命議大臣諸大臣亦以
景輔言為是請寢賀遂 從之○戊寅以趙尚綱為右叅贊李周鎮為戶曹叅
判尹得和為左尹尹容為京畿監司李天輔為校理金尚迪為修撰徐命彬為
大司成李昌誼為兼司書權相一為弼善○憲府申前啓 不允○執義洪象
漢上疏略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窮凶極惡未有若逆虎者也當日廷臣固
當致討之不暇而乃反褒揚崇獎至於榮勳馴致亂逆幾危 宗社到今誣案

盡燒 聖斷赫然不可無嚴懲之道伊時請策逆虎之勲府堂上宜即查出亟
施追罪之典也臣於備局草記兩方伯事不能無訝歎者李宗城前後所被人
言俱極非常必欲辭遞而諉以微嫌強令促赴朴弼均臺疏力攻足可遞去而
不少待批輒請譴罪舉措欠穩有碍眼目臣誠慨然也 批曰所陳當下教於
筵中○己卯式年文武科放榜 命江原咸鏡兩道文武科入格人留待引見
仍 命該曹給行資以送之以本道歉荒也○左議政宋寅明上疏略曰關西
荐飢民事可慮而新方伯李宗城除拜已久連有所遭宜亟許遞前方伯李周
鎮今既收叙限畢賑仍任以責成效 批曰所陳依施○庚辰大司諫韓師得
上疏略曰顧今北路災荒振古所無而備局諸堂一味泄泄宜會備局日講善
策以紓我 聖上北顧之憂而乃以兒少拘忌之疾久未行公在古人憂國忘
家之義果何如也又曰甲午以前書院之僭屑者不知其幾數今者毀議之所
及十不其一二臣謂無論甲午前後凡書院影堂鄉賢祠之僭屑者宜一並毀
撤也至於三聖祠其初初設雖涉僭越既設之後不可輕議 批曰所陳大體
雖是求備大臣過矣濫院事甲午以前即稟旨釐正者復何紛紜三聖祠其屑
越奚特濫乎○辛巳校理李天輔上疏略曰竊觀近日言路杜塞刑章乖舛私

意肆行惟以欺蔽為事國事之控抗民生之倒懸未有甚於今日而乖氣上天譴荐疊冬暖如春陰霧日塞豈不大可懼哉惟 殿下深察乎陰陽之分先自一心上益加聖工奮發剝勵使君綱振而國勢尊焉 批曰所陳當自勉矣
○正言洪廷命上疏略曰春坊諸僚責任不輕而昨政弼善之望俱是人望之外臣謂伊日政官宜示警飭也近來臺選多不擇人至於行已卑屈之姜鳳休狎遊權門之金光國亦皆冒玷請令選部勿復檢擬臺望馬峽中荐飢之餘治盜不可不嚴而仄聞谷山府訊盜取服將置死辟其徒黨突入牢狴搶奪而去府使恇恇至以越獄瞞報而監司尚無啓聞論罪之舉該府使宜令拿問監司則宜施問備也 批曰所陳並依施姜鳳休金光國事過矣○掌令柳萬樞上疏略曰近來科試多濫前五衛將朴宗龜資產豐富只有一子而今番監試以恒齡栢齡俱叅於湖西及京試之初解不可不嚴覈 批曰所陳依施○上引見大臣備堂左議政宋寅明言銓郎變通後既無選職無儲養文學之道宜令銓曹差出直提學典翰藝文應教等職為儲養激勸之道仍薦李天輔沈錕等上許之然銓曹以近歲所絕罕之職而且難於取舍寢不行○禮曹判書申思詰奏曰世子之八歲入學自是古禮明年即 王世子入學之歲也即今新曆

已須宜預擇吉日 上從之左議政宋寅明曰 王世子入學不遠大提學李
德壽向來所遭既知無據宜催促上來也 上可之○壬午月入太微○癸未
以尹陽來為左叅贊朴文秀為右叅贊○右議政趙顯命上劄略曰夫兩道臣
之一罷一督臣若容一毫私好惡於其間則罪不容誅臣果無此心而諫臣過
疑之則平日行已無素不能見孚於同朝可知矣昨又見諫長疏則尤為悚慙
臣於其時適遭天憾身既犯深勢難登筵不得已煩稟而司直之論峻發以此
以彼臣無以自解也 上下批慰諭○甲申以李德壽為大司憲李昂輔為大
司諫鄭俊一為執義申處洙為司諫安棫為持平尹得敬為副校理曹命教李
命坤為修撰李宗城為戶曹叅判金若魯為禮曹叅判趙尚命為承旨○慶尚
道儒生安世輔等上疏請先正臣宋時烈宋浚吉從祀文廟 批曰曾已諭矣
往修學業○乙酉以韓師得為承旨曹命采為正言○上行初覆于熙政堂至
義州殺獄罪人李德先文案 上曰爭一盂粥而殺人此不幾於人相食乎仍
教曰因一盂之粥殺兩人之命飢寒喪性雖有此事三復獄案若恫在己噫在
上者無流布之德為方伯字牧者何能承流宣化而其職則重其望則深而有
此惻傷之事亦豈無飭勉乎道臣推考府尹罷其職○貶都承旨吳光運為洪

州牧使正言洪廷命為南海縣監司諫申處洙為珍島郡守以其違召命不參
啓覆也持平任璣上疏言譴罰過中 不報○憲府申前啓 不允諫院申前

啓 不允○丙戌以許沃為司諫朴春普為校理權一衡為弼善李箕彥為司

書李夏宗為文學金尚迪為兼文學李天輔為兼司書李益炆為兵曹參判趙

尚綱為知敦寧○丁亥憲府申前啓 不允○戊子憲府申前啓 不允諫院

正言曹命采 申前啓 不允李匡誼鞫問事及三聖祠請勿毀撤事停啓又啓言同

副承旨朴弼正曾為判決事凡於決訟惟賂是視人言狼藉至拔銀臺濫擬而

揚揚冒出不識羞恥請改正又啓言三和府使田日祥為人凶戾行已狂悖請

削去仕版又啓言持平安拭掌試招謗宜枳臺望又啓言吏曹參議尹汲政注

枳通專擅無難請重推又啓言竄配人李奎采李宇夏南有容等皆以言官得

罪非朝廷美事也請一並放釋 上以為有黨習命削其職尋因大臣言還寢

削職之命賜批 不允○上召試史官之被選者取趙載敏徐志修趙載德趙

明昂閔百昌趙雲達等六人載敏等初不膺命 上震怒嚴旨趣召於是承命

至殿門外又不肯入 命罷判中樞徐命均透刑曹判書閔應洙以不教其子

也志修命均子也百昌應洙子也二人既入庭遂寢其命李毅中申暉趙重晦

終不赴試 上命因其父兄尋因大臣之言還寢其命○已丑以柳復明為大
司諫李光躋為正言○庚寅校理朴春普上疏略曰前正言曹命采新發之啓
其潛售黨心敲撼鈐地之態誠極不美而此猶不足言兩啓之還停尤萬萬痛
惋夫三聖祠之當初初建雖涉屑越一建之後事體自異寢毀之論既發於臺
啓大臣亦請允從則此豈肆然擅停者乎况匡誼之罪犯關係至重彼命采入
臺之初恣意停啓削職之罰不足以懲其罪宜嚴加處分 批曰曹命采不無
挾雜之心方欲處分而李匡誼事非翼輝之比設或挾雜若無停啓之人何時
了當書院事其停可謂得體何嚴處之有哉○左議政宋寅明奏曰翰林與領
監事有親嫌則不應講不付職矣今則召試便是取才雖有親嫌不得不參則
榜次付職不可區別付職而有親嫌者陳疏例遞事請為定式 上從之寅明
又奏曰入翰圈者雖十年勿許徑陞六品必待召試事請為定式 上曰翰圈
人雖為說書亦勿出六○辛卯行召對 教曰犯上不道遲晚之人職在耳目
挾雜其心可謂無嚴前正言曹命采罷職不叙以命采停匡誼啓也又 教曰
李宇夏放送李奎采減等又 教曰宋翼輝李匡誼非可論者李匡德南有容
李奎采外以言事被謫及削黜者并放送又 命承旨詰禁府放輕囚○十二

月朔壬辰以朴弼均為大司諫李挺郁為司諫俞宇基為獻納申思觀任璞為正言元景淳為持平李重祚為說書○副校理尹得敬上䟽略曰日昨親臨召試以赴試之人不即膺命過加威怒至以其子之故推罪其父尤非王政之所忍為者雖即還寢而 聖上涵養之工有所未盡辭令不能中節豈不悶哉批曰所陳宜勉○癸巳 上行三覆于熙政堂斷死囚二人○甲午校理李天輔上䟽略曰 王世子入學定在明春其禮至重其事至曠故其執事諸任莫不揀選夫貧善進善諮議之為任即一代山林之望也 殿下宜益加誠意特下別諭使之及期趨朝以重禮典焉 批曰所陳當留意○咸鏡監司閔亨洙卒史臣曰亨洙文忠公鎮遠子也為正言論李光佐諱疾之罪忤旨削黜及入王堂又極言光佐之罪竄于甲山府久之得釋擢承旨旋擢刑曹參判朝廷方嚮用而亨洙性䟽直與人言不設畛域為趙顯命所誘發偽詩成鞫獄於是亨洙心痛恨以卒故其兄昌洙為陳䟽暴其心○丙申以柳綈為知義禁金尚星為大司成○戊戌 特除都承旨元景夏為咸鏡監司後正言任璞上䟽言北賑方張道伯新喪彌綸敗局當付熟手新差監司未經州郡纔參廟謨今此特除恐非綜核之政也左議政宋寅明右議政趙顯命亦請留景夏 上從之以

京畿監司尹容代之以洪景輔為京畿監司○己亥以李成中為修撰尹得和為都承旨○庚子 上引見大臣備堂左議政宋寅明請送賑恤堂上往審遂安銅山預儲鑄錢之具 上可之右議政趙顯命曰故相臣李景奭文集中有王世子入學時先謁 太廟之禮矣 上曰典禮似然矣寅明又請禁守令立碑之弊 上許之工曹判書金始炯亦陳津船改造之多弊請分屬各軍門上亦從其請禮曹叅判金若魯奏曰 中宮殿誕日與 溫陵國忌相值而曾無以齋戒退行陳賀之例故己未以後連以當日請賀矣昨有該堂推考之命而 誕日賀之退行既無其例自今依 下教以無故日退行事宜為定式上從之領議政金在魯曰伏聞 溫陵忌辰三日行素云伏 想殿下略存三年之意而然矣 上曰溫陵之臣孰知 溫陵此予所以隱痛于中不忍食肉而然也帝王之孝不過於禮予非欲存三年之意也○辛丑獻納俞宇基上疏略曰近年以來灾異荐生金星犯月盛夏飛霜京江血赤萊海魚爛迄于今歲七月風變三邊海溢冬無點雪日暖如春上天之譴怒極矣 殿下所以恐懼修省者不過一時減膳之教而已兩南民飢死亡十九東北凶荒流民相續下民之困悴極矣國家所以賑濟安集者不過八路勾管徒存名號連年繡衣只

費厨傳亦何補哉 殿下視臺閣如奴隸豕呵狗叱一言忤旨雷霆輒震流放
竄配項背相望又以臺閣是非就諮於大臣之可否大臣之權豈不偏重乎是
以人之視言地有若罟獲陷穽惴慄却顧逡巡退步事關權貴則不敢言語涉
時諱則不敢言一或開口或近觸犯則不惟 殿下罪之反詈之言發於前而
陰中之禍隨於後今日之言路亦杜塞無餘矣 列聖朝崇儒重道旁招遍於
山野培養勤於士林而至我 殿下即阡十餘年在野儒臣未嘗一致於 法
筵之上是 殿下崇儒重道之心不及於 祖宗也自古國家之設官分職惟
視其材器之相稱而今也不然惟門地履歷之是計一經華要便為通材榮悴
與奪之權專在銓地故爭競敲撼之弊由是而出弊源莫杜私意橫流所謂士
大夫內無清苦砥礪之節外乏羞惡逡巡之意事上則以容悅自保為良策見
利則以奴顏婢膝為美行甚至旁穿曲鑽期於必得見彈愈起惟恐或失士大
夫風習如此而國可以為國乎時尹汲以吏曹參議為正言曹命采所彈李緯
為當世儒宗而 上不肯禮遇之元景夏屢被彈劾愈加獎用故宇基疏微及
之而亦不敢明言也 上亦揣知其意遂以挾雜斥之○正言任璞上疏略曰
持平安棧掌試湖西謗言喧著乍罷旋除貽羞臺閣宜罷其職 陵寢火巢內

潛屠事甚驚駭當該陵官即令查汰冬至副使鄭彥燮前書狀官權賢憑藉行
具之需濫取市廛之物并宜施罷削之律鏡城判官朱杞前官備置之賑穀都
歸衙僕之馱去怨詈溢境宜削職星山縣監李秀輔以書院事被拿納供也以
忠烈祠之名換鄉賢祠而及道臣查報互相掩諱竟至全脫李秀輔宜罷其職
道臣亦宜重推 批曰并依施而朱杞不恤賑民李秀輔事係欺君并令該府
查處○行召對○京畿監司洪景輔咸鏡監司尹容辭陞 上并召見面諭以
遣○以趙載德為檢閱時趙載敏徐志修先拜檢閱而與領左相有親嫌遞職
由召試入史職自載德始○癸卯以高山察訪不擇擬特命以吏曹佐郎鄭履
儉為高山察訪大臣以母老筮白遞之更 命以曾經王署者差送○甲辰
教曰元良入學盛禮將舉此時輔導豈可少緩講磨學問勸成氣質專在山林
之人資善進善即許乘駟上來輔我元良○乙巳 上引見大臣備堂左議政
宋寅明言當此荒歲宜擇守令必拂拭見枳者然後可盡心職事因舉姜必慶
以為請 上許之蓋必慶於庚戌蠱獄為逆囚所援而見枳者也○己酉行召
對講資治通鑑○庚戌月入太微垣○辛亥吏曹判書徐宗玉上疏辭職初正
言曹命采論劾尹汲而獻納俞宇基又論命采敲撼銓地及其避嫌也又以用

意構虛必欲擊去異已劾命采而語意並及於宗王於是宗王上疏自辨時以銓曹為要地互相猜忌敲撼搏擊殆無虛日○校理朴春普上疏言李宇夏之罪犯不輕而至蒙蕩滌南有容之一字妄率而獨未并宥李台重金時粲清介才識俱宜置之經幄而一言忤旨竄逐踈棄俞宇基之踈差強人意而殿下以挾雜賜批者可謂待之太薄館僚藉重聖批斷置落科又以為其所謂公議非真公議也館僚曾營救曹命采則其論人論事必如曹命采而後方可合於館僚所謂公議耶身為諫官一言脫口廟堂輕視於前儒臣峻攻於後若此不已雖有願忠之臣恐其緘口結舌不敢進言於殿下之前矣疏入不下批以挾雜務勝切責之○行召對○癸丑領議政金在魯左議政宋寅明右議政趙顯命等各上劄辭職以朴春普踈斥大臣以輕視臺閣也批曰其所挾雜業已知之何用辭為○甲寅修撰李成中以母老家貧乞郡上不許命該曹給食物○行召對命邊地守令罪罷貶下者勿許履歷以示懲勸從右議政趙顯命請也○乙卯以李玄輔鄭必寧為承旨李宗白為吏曹叅議元景夏為左尹權懌為大司諫金鎮商為副提學李光溥為執義閔宅洙為掌令金尚耆為持平閔百行為獻納南泰著洪益三為正言鄭宗為校理鄭暉良為修撰

李必考為公洪兵使沈璿為慶尚左水使盧啓禎為全羅右兵使○丙辰上引見大臣備堂領議政金在魯奏曰北道監賑御史洪啓禧啓請雜穀百石助賑者許除實職而此則猥雜宜以二百石以上除實職百石以上賞加 上從之又曰啓禧請移民就民於穀裕邑此可許也 上意難之以問諸臣右議政趙顯命曰移民之事只見於鄒書而非往牒所聞北方寒甚兩雪交流轉徙之際僵仆道路勢所必至 上曰頃者日寒故欲着他衣却念衛士寒凍心有所不忍命賜襦衣之後予始着之為守令者其子姪猶以善饋為難况他邑之民乎遂不許啓禧之請 上以日寒慮凍獄之囚放典獄輕囚又以尹陽來為判義禁議讞王府在囚者○各 陵別檢定以三十朔陞六品從領議政金在魯之言○戊午貧善魚有鳳上疏辭敦召之命 上優批○廣州府尹閔通洙上疏請空名帖數千張修造軍器又請海西列邑田稅發賣取其剩餘買置鹽鐵又請三軍門及兵曹一年用餘布木留置南漢以為不時之需餉穀儲置年久者作為蒸米以為臨急守城之用又請於復戶中華罷助餉名色之加徵者毋使民與兵俱病 命備局稟處○庚申太白晝見有星流于柳星之下○是歲京中五部元戶三萬四千八百八十六人口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五

男九萬七口女

九萬九千八百諸道元戶一百五十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八萬三千三百
百七十九千八百諸道元戶一百五十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八萬三千三百
四十八男三口二十七萬三千二百二十五口女

辛酉

卷之五十四

四十二

英宗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
開泰基永堯明舜哲乾健坤寧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實錄卷之五十四

(B)
732.55
4724
[v.25]
no.40
0230158

昭和七年二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5]
no.40